



五代史記卷第二十四

唐臣傳十二

宋歐陽脩撰徐無黨清汪文盛高凝傳洙校

郭崇韜代州鴈門人也為河東教練使為人明敏能應對
巨幹材見稱莊宗為晉王孟知祥為中門使崇韜為副使
中門之職參管機要先時吳珙張虔厚等皆居中門使相
繼獲罪知祥懼求外任莊宗曰公欲避事當舉可代公者
知祥乃薦崇韜為中門使甚見親信晉兵圍張文禮于鎮
州又不下而定州王都引契丹入寇契丹至新樂晉人皆
恐欲解圍去莊宗未決崇韜曰契丹之來非救文禮為王
都巨利誘之耳且晉新破梁軍宜乘已振之勢不可遽自
退怯莊宗然之果敗契丹莊宗即位拜崇韜兵部尚書樞
密使梁王彥章擊破德勝唐軍東保楊劉彥章圍之莊宗

登壘望見彥章為重斬巨絕唐軍意輕之笑曰我知其心矣其欲持久巨弊我也即引短兵出戰為彥章伏兵所射大敗而歸莊宗問崇韜計安出是時唐已得鄆州矣崇韜因曰彥章圍我於此其志在取鄆州也臣願得兵數千據河下流築壘於必爭之地巨應鄆州為名彥章必來爭既分其兵可巨圖也然板築之功難卒就陛下日巨精兵挑戰使彥章兵不得東十日壘成矣莊宗巨為然乃遣崇韜與毛璋將數千人夜行所過驅掠居人毀屋伐木渡河築壘於博州東晝夜督役六日壘成彥章果引兵急攻之時方大暑彥章兵熱死及攻壘不克所失大半還趨楊劉莊宗迎擊遂敗之康延孝自梁奔唐先見崇韜崇韜延之卧内盡得梁虛實是時莊宗軍朝城段凝軍臨河唐自失德

勝梁兵日掠澶相黎陽衛州而李繼韜巨澤潞叛而入于梁契丹數犯幽涿又聞延孝言梁方召諸鎮兵欲大舉唐諸將皆息惑巨謂成敗未可知莊宗患之以問諸將諸將皆曰唐得鄆州隔河難守不若棄鄆與梁而西取衛州黎陽巨河為界與梁約罷兵毋相攻庶幾巨為後圖莊宗不悅退卧帳中召崇韜問計崇韜曰陛下與兵仗義將士疲戰爭生民苦轉餉者十餘年矣况今大號已建自河巨北人皆引首巨望成功而思休息今得一鄆州不能守而棄之雖欲指河為界誰為陛下守之且唐末失德勝時四方商賈征輸必集新舊糧餉其積如山自失南城保楊劉道路轉徙耗亡大半而魏博五州秋稼不稔竭民而斂不支數月此豈按兵持久之時乎臣自康延孝來盡得梁之虛

實此真天亡之時也。願陛下分兵守魏固楊劉而自鄆州驅擣其巢穴不出半月天下定矣。莊宗大喜曰：「此大丈夫之事也。」因問司天司天言歲不利用兵。崇韜曰：「古者命將鑿凶門而出，况成美已決區區常談何足信也。」莊宗即日下令軍中歸其家屬於魏，夜渡楊劉，從鄆州入襲汴，用八日而滅梁。莊宗推功賜崇韜鐵券，拜侍中，成德軍節度使。依前樞密使。莊宗與諸將呂兵取天下而崇韜未嘗居戰陣，徒以謀議居佐命第一之功，位兼將相，遂以天下為已任。遇事無所回避，而宦官伶人用事特不便也。初崇韜與宦官馬紹宏俱為中門使，而紹宏位在上及莊宗即位二人當為樞密使，而崇韜不欲紹宏在已上，乃呂張居翰為樞密使，紹宏為宣徽使，紹宏失職怨望崇韜，因置內勾使。

呂紹宏領之。凡天下錢穀出入于租庸者皆經內勾，既而文簿繁多州縣為弊，遽罷其事，而紹宏尤側目崇韜。頗懼語其故人子弟曰：「吾佐天子取天下，今大功已就而群小交與吾欲避之，歸守鎮陽庶幾免禍，可乎？」故人子弟對曰：「俚語曰：騎虎者勢不得下。今公權位已隆而下多怨嫉，一失其勢能自安乎？」崇韜曰：「奈何？」對曰：「今中宮未立而劉氏有寵，宜請立劉氏為皇后，而多建天下利害，呂便民者然後退而乞身。天子曰：公有大功而無過，必不聽公去。是外有避權之名而內有中宮之助，又為天下所悅，雖有讒間其可動乎？」崇韜曰：「為然。」乃上書請立劉氏為皇后。崇韜素廉，自從入洛始受四方賂遺，故人子弟或以為言。崇韜曰：「吾位兼將相，祿賜巨萬，豈少此邪？」今藩鎮諸侯多梁舊將。

皆主上斬祛舛鉤之人也今一切拒之豈無反側且藏予私室何異公帑明年天子有事南郊乃悉獻其所藏呂佐賞給莊宗已郊遂立劉氏為皇后崇韜累表自陳請依唐舊制還樞密使於內臣而并辭鎮陽優詔不允崇韜又曰臣從陛下軍朝城定計破梁陛下撫臣背而約曰事了與卿一鎮今天下一家俊賢並進臣慙矣願乞身如約莊宗召崇韜謂曰朝城之約許卿一鎮不許卿去欲捨朕安之乎崇韜因建天下利害三十五事施行之李嗣源為成德軍節度使徙崇韜忠武崇韜因自陳權位已極言其懇至莊宗曰豈可朕居天下之尊使卿無尺寸之地崇韜辭不已遂罷其命仍為侍中樞密使同光三年夏霖雨不止大水害民田民多流死莊宗患宮中暑有濕不可居思得高樓避

暑宦官進曰臣見長安全盛時大明興慶宮樓閣百數今天內不及故時卿相家莊宗曰吾富何天下豈不能作一樓乃遣宮苑使王允平營之宦官曰郭崇韜眉頭不伸嘗為租庸惜財用陛下雖欲有作其可得乎莊宗乃使人問崇韜曰昔吾與梁對壘於河上雖和寒盛暑被甲跨馬不日為勞今居深宮陰廣廈不勝其熱何也崇韜對曰陛下昔居天下為心今日一身為意艱難逸豫為慮不同其勢自然也願陛下無忘創業之難常如河上則可使繁暑坐變清涼莊宗默然終遣允平起樓崇韜果切諫宦官曰崇韜之第無異皇居安知陛下之熱猶是譏間愈入河南縣令羅貫為人彊直頗為崇韜所知貫正身奉法不受權豪請託宦官伶人有所不請書積几案一不日報皆曰示崇

韜宗韜數言官官伶人由此切齒河南自故唐時張全義為尹縣令多出其門全義斯養畜及貫為之奉全義不屈縣民恃全義為不法者皆按誅之全義大怒嘗使人告劉皇后從容為白貫事而左右日夜共攻其短莊宗未有旨發皇太后崩苑坤陵陵在壽安莊宗幸陵作所而道路泥塗橋壞莊宗止輿問誰主者宦官曰屬河南因亟召貫貫至對曰臣初不奉詔請誅主者莊宗曰爾之所部復問何人即下貫徹吏榜掠無完膚明日傳詔殺之崇韜諫曰貫罪無佗橋道不脩法不當死莊宗怒曰太后靈駕將發天子車輿往來橋道不修卿言無罪是朋黨也崇韜曰貫雖有罪當具獄行法于有司陛下以萬乘之尊怒一縣令使天下人言陛下用法不公臣等之過也莊宗

曰貫公所愛任公裁因起入宮崇韜隨之論不已莊宗自闔殿門崇韜不得貫卒見殺明年征蜀議擇大將時明宗為總管嘗行西蜀韜曰讒見危思立大功為自安之計乃曰契丹為患北邊非總管不可禦魏王繼安國之儲副而大功未立且親王為元帥唐故事也莊宗曰繼安小子豈任大事公為我擇其副崇韜未及言莊宗曰吾得之矣無呂易卿也乃呂繼安為西南面行營都統崇韜為招討使軍政皆決崇韜唐軍入蜀所過迎降王行弟宗弼陰送款于崇韜求為西川兵馬留後崇韜曰節度使許之軍至成都宗弼遷行于西宮悉取行嬪妓珍寶奉崇韜及其子廷誨又與蜀人列狀見魏王請崇韜留鎮蜀繼安頗疑崇韜崇韜無官自明因曰事斬宗弼及其弟宗涯宗勳沒

其家財蜀人大恐崇韜素嫉宦官嘗謂繼安曰王有破蜀
功師旋必爲太子俟土上千秋萬歲後當盡去宦官至於
扇馬亦不可騎繼安監軍李從襲等見崇韜專任軍事心
已不平及聞此言遂皆切齒思有以圖之莊宗聞破蜀遣
宦官向延嗣勞軍崇韜不郊迎延嗣大怒因與從襲等共
構之延嗣還上蜀簿得兵三十萬馬九千五百匹兵器七
百萬糧二百五十二萬石錢一百九十二萬緡金銀二十二
萬兩珠玉犀象二萬文錦綾羅五十萬匹莊宗曰人言蜀
天下之富國也所得止於此邪延嗣因言蜀之寶藏具負
崇韜且誣其有異志將危魏王莊宗怒遣宦官馬彥珪至
蜀視崇韜去就彥珪曰告劉皇后劉皇后教彥珪矯詔魏
王殺之崇韜有子五人其二從死于蜀餘皆見殺其破蜀

所得皆籍沒明宗即位詔許歸葬曰其太原故宅賜其一
孫當崇韜用事自宰相豆盧革韋悅等皆傾附之崇韜父
諱弘革等即因佗事奏改弘文館爲崇文館曰其姓郭因
曰爲子儀之後崇韜遂曰爲然其伐蜀也過子儀墓下馬
號慟而去聞者頗曰爲笑然崇韜盡忠國家有大略其已
破蜀因遣使者曰唐威德風諭南詔諸蠻欲因曰綏來之
可謂有志矣

安重誨應州人也其父福遷事晉爲將曰驍勇知名梁攻
宋宣于鄆州晉兵救宣宣敗福遷戰死重誨少事明宗爲
人明敏謹恪明宗鎮安國曰爲中門使及兵變于魏所與
謀議大計皆重誨與霍彥威決之明宗即位曰爲左領軍
衛大將軍樞密使兼領山南東道節度使固辭不拜改兵

部尚書使如故在位六年累加侍中兼中書令重誨自為
中門使已見親信而呂佐命功臣處機密之任事無大小
皆所參決其勢傾動天下雖其盡忠勞力時有補益而恃
功矜寵威福自出旁無賢人君子之助其獨見之慮禍釁
所生至於臣主俱傷幾滅其族斯其可哀者也重誨嘗出
過御史臺門殿直馬延誤衝其前導重誨怒即臺門斬延
而後奏是時隨駕廳子軍士桑弘遷毆傷相州錄事參軍
親從兵馬使安虔走馬衝宰相前導弘遷罪死虔決杖而
已重誨已斬延乃請降勅處分明宗不得已從之由是御
史諫官無敢言者宰相任圜判三司呂其職事與重誨爭
不能得圜怒辭疾退居于磁州朱守殷以汴州反重誨遣
人矯詔馳至其家殺圜而後白誣圜與守殷通謀明宗皆

不能詰也而重誨恐天下議已因取三司積欠二百餘萬
請放之冀以悅人而塞責明宗不得已為下詔蠲除之其
威福自出多此類也是時四方奏事皆先白重誨然後聞
河南縣獻嘉禾一莖五穗重誨視之曰偽也答其人而遣
之夏州李仁福進白鷹重誨却之明日白曰陛下詔天下
毋得獻鷹鷄而仁福違詔獻鷹鳥臣已却之矣重誨出明宗
陰遣人取之以入他日按鷹于西郊戒左右無使重誨知
也宿州進白兔重誨曰免陰且狡雖白何為遂却而不白
明宗為人雖寬厚然其性夷狄果於殺人馬牧軍使田令
方所牧馬瘠而多斃坐劾當死重誨諫曰使天下聞以馬
故殺一軍使是謂貴畜而賤人今方因得減死明宗遣田
鶻侯三馳傳至其國侯三至醴泉縣縣素僻無驛馬其令

劉知章出獵不時給馬侯三遽以聞明宗大怒械知章至京師將殺之重誨從容為言知章乃得不死其盡忠補益亦此類也重誨既以天下為己任遂欲納為社稷之計而外制諸侯之彊然其輕信韓玫之譖而絕錢鏐之臣徒陷彥溫於死而不能去路王之患李嚴一出而知祥貳仁矩未至而董璋叛四方騷動師旅並興如投膏止火適足速之此所謂獨見之慮禍孽所生也錢鏐據有兩浙號兼吳越而王自梁及莊宗嘗異其禮以羈縻臣屬而已明宗即位鏐遣使朝京師當書重誨其禮慢重誨怒未有已綏乃遣其嬖吏韓玫副使奉官為昭遇復使於鏐而玫恃重誨勢數凌辱昭遇因醉使酒以馬箠擊之鏐欲奏其事昭遇以為辱國固止之及玫還反譖於重誨曰昭遇見鏐舞

蹈稱臣而以朝廷事私告鏐昭遇坐死御史獄乃下制削奪鏐官爵巨太師致仕於是錢氏遂絕於唐矣潞王從珂為河中節度使重誨曰謂從珂非李氏子後必為國家患乃欲陰圖之從珂閱馬黃離莊其牙內指揮使楊彥溫閉城曰叛從珂遣人謂彥溫曰我遇汝厚何苦而反邪報曰彥溫非叛也得樞密院宣請公趣歸朝廷耳從珂走虞鄉馳騎上變明宗疑其事不明欲究其所曰乃遣殿直都知范溫曰金帶襲衣金鞍勒馬賜彥溫拜彥溫絳州刺史曰誘致之重誨固請用兵明宗不得已乃遣侍衛指揮使藥彥稠西京留守索自通率兵討之而戒曰為我生致彥溫吾將自訊其事彥稠等攻破河中希重誨旨斬彥溫曰滅口重誨率群臣稱賀明宗大怒曰朕家事不了卿等不合

致賀從珂罷鎮居清化里第重誨數諷宰相言從珂失守
宜得罪馮道因白請行法明宗怒曰吾兒為姦人所中事
未辨明公等出此言是不欲容吾兒人間邪趙鳳因言春
秋責帥之義所以勸為臣者明宗曰皆非公等意也道等
惶恐而退居數日道等又曰為請明宗顧左右而言佗明
曰此父子之際非臣所宜言惟陛下裁之明宗曰吾為小
校時衣食不能自足此兒為我擔厝灰拾馬糞日相養活
今貴為天子獨不能庇之邪使其杜門私第亦何與公事
重誨由是不復敢言孟知祥鎮西川董璋鎮東川二人皆
有異志重誨每事裁抑務制其姦恣凡兩川守將更代多
用已所親信必曰精兵從之漸令分戍諸州曰虞緩急三

人覺之以為圖已益不自安既而遣李嚴為西川監軍知
祥大怒即日斬嚴又分閬州為保寧軍曰李仁矩為節度
使曰制璋且削其地璋曰臣攻殺仁矩一人遂皆反唐兵
戍蜀者積三萬人其後知祥殺璋兼據兩川而唐之精兵
皆陷蜀初明宗幸汴州重誨建議欲因曰伐吳而明宗難
之其後戶部尚書李鏘得曰天謀者言徐知誥欲舉吳國曰
稱藩願得安公一言曰為信鏘即引謀者見重誨重誨大
喜曰為然乃曰玉帶與謀者使遺知誥為信其直于縉初
不曰其事聞其後逾年知誥之問不至始奏貶鏘行軍司
馬已而捧聖都軍使李行德十將張儉告變言樞密承旨
李虔徽語其客邊彥溫云重誨私募士卒繕治兵器欲自
伐吳又與相者交私明宗曰問重誨重誨惶恐請究其事

明宗初頗疑之大臣左右皆為之辨既而少解始告重誨
曰彥溫之言因廷詰彥溫具伏其詐於是君臣相顧泣下
彥溫行德儉皆坐族誅重誨因求解職明宗慰之曰事已
辨慎無措之曾中重誨論請不已明宗怒曰汝卿去朕不
患無人顧武德使孟漢瓊至中書趣馮道等議代重誨者
馮道曰諸君苟惜安公使得罷去是紆其禍也趙鳳曰為
大臣不可輕動遂曰范延光為樞密使而重誨居職如故
董璋等反遣石敬瑭討之而川路險阻糧運甚艱每費
石而致一斗自關西民苦輸送往往亡聚山林為盜賊
明宗謂重誨曰事勢如此吾當自行重誨曰此臣之責也
乃請行關西之人聞重誨來皆已恐動而重誨曰馳數百
里遠近驚駭督趣糧運日夜不絕斃踣道路者不可勝數

重誨過鳳翔節度使朱弘昭延之寢室使其妻子奉事左
右甚謹重誨酒酣為弘昭言昨被讒構幾不自全賴人主
聖明得保家族因感歎泣下重誨去弘昭馳騎上言重誨
怨均至不可令至行營恐其生事而宣徽使孟漢瓊自行營
使還亦言西人震駭之狀因述重誨過惡重誨行至三泉
被召還過鳳翔弘昭拒而不納重誨懼馳趨京師未至拜
河中節度使重誨已罷希旨爭求其過宦者安希倫坐與
重誨交私嘗為重誨陰伺宮中動息事發棄市重誨益懼
因上章告老曰太子太師致仕而曰太子從璋為河中節度
使遣藥彥稠率兵如河中虞變重誨一子崇緒崇贊宿衛
京師聞制下即日奔其父重誨見之驚曰渠安得來已
而曰此非渠意為人所使耳各曰一死報國餘復何言乃

械送二子于京師行至陝州下獄明宗又遣翟光業至河中視重誨去就戒曰有異志則與從璋圖之又遣宦者使于重誨使者見重誨號泣不已重誨問其故使者曰人言公有異志朝廷遣樂彥稠率兵至矣重誨曰吾死未塞責遽勞朝廷興師以重明主之憂光業至從璋率兵圍重誨第八拜于庭重誨降而谷拜從璋曰搃擊其首重誨妻走抱之而呼曰人之公死未晚何遽如此又擊其首夫妻皆死流血盈庭從璋檢責其家貲不及數千緡而已明宗下詔以其絕錢鏐致孟知祥董璋反及議伐吳巨為罪并殺其二子其餘子孫皆免重誨得罪知其必死歎曰我固當死但恨不與國家除去潞王此其恨也

嗚呼官失其職久矣予讀梁宣底見敬翔李振為崇政院

使凡承上之旨宣之宰相而奉行之宰相有非其見時而

事當上決者與其被旨而有所復請者則具記事而入

若今學士院諮報今士大夫間曰文字相往來謂之簡帖俚俗猶謂之記事也因崇政使巨聞得旨則復

宣而出之梁之崇政使乃唐樞密之職蓋出納之任也唐

常呂宦者為之至梁戒其禍始更用士人其備顧問參謀

議于中則有之未始專行事于外也至崇龔重誨為之始

復唐樞密之名然權侷於宰相矣後世因之遂分為二文

事任宰相武事任樞密樞密之任既重而宰相自此失其

職也

五代史記卷第二十五

唐臣傳十三

宋歐陽脩撰徐無黨注明汪受盛高濂傳汝舟校

周德威字鎮遠朔州馬邑人也為人勇而多智能均善塵以
知敵數其狀貌雄偉笑不改容人見之凜如也事晉王為
騎將稍遷鐵林軍使從破王行瑜巨功遷內衙指揮使其
小字陽五當梁晉之際周陽五之勇聞天下梁軍圍晉太
原下令軍中曰能生得周陽五者為刺史有驍將陳章者
號陳野叉常乘白馬被朱甲以自異出入陣中求周陽五
欲必生致之晉王戒德威曰陳野叉欲得汝巨求刺史見
白馬朱甲者宜善備之德威笑曰陳章好大言耳安知刺
史非臣作邪因戒其部兵曰見白馬朱甲者當佯走以避
之兩軍皆陣德威微服雜卒伍中陳章出挑戰兵始交德

威部下見白馬朱甲者因退走章果奮稍急追之德威伺章已過揮鐵鎚擊之中章墮馬遂生擒之梁攻燕晉遣德威將五萬人為燕攻梁取潞州遷代州刺史內外蕃漢馬步軍都指揮使梁軍捨燕攻潞圍巨夾城潞州守將李嗣昭閉城距守而德威與梁軍相持於外踰年嗣昭與德威素有隙晉王病且革語莊宗曰梁軍圍潞而德威與嗣昭有隙吾甚憂之王喪在殯莊宗新立殺其叔父克寧國中未定而晉之重兵悉屬德威于外晉人皆恐莊宗使人巨喪及克寧之難告德威且召其軍德威聞命即日還軍太原留其兵城外徒步而入伏梓宮前慟哭幾絕晉人乃安遂從莊宗復擊梁軍破夾城與李嗣昭歡如初巨破夾城功拜振武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天祐七年秋梁遣

王景仁將魏滑汴宋等兵七萬人擊趙趙王王鎔之師于晉晉遣德威先屯趙州冬梁軍至于柏鄉趙人告急莊宗自將出賚皇曾德威于石橋進距柏鄉五里營于野河北晉兵少而景仁所將神威龍驤拱宸等軍皆梁精兵父馬鎧甲飾以組綉金銀其光耀日晉軍望之色動德威勉其眾曰此汴宋傭敗兒徒飾其外耳其中不足懼也其甲之直數十千得之適足為吾資無徒望而愛之當勉日往取也退而告于莊宗曰梁兵甚銳未可與爭宜少退巨待之莊宗曰吾提孤軍出千里其利速戰今不乘勢急擊之使敵知吾之眾寡則吾無所施矣德威曰不然趙人能城守而不能野戰吾之取勝利在騎兵平川廣野騎兵之所長也今吾軍於河上迫賊營門非吾用長之地也莊宗不悅

退卧帳中諸將無敢入見德威謂監軍張承業曰王怒老
兵不速戰者非快也且吾兵少而臨賊營門所恃者一水
隔耳使梁得舟楫渡河吾無類矣不如退軍鄆邑誘敵出
營擾而勞之可也策勝也承業入言曰德威老將知兵顧
無忽其言莊宗遽起曰吾方思之耳已而德威獲梁遊兵
問景仁何為曰治舟數百將曰為浮梁德威引與俱見莊
宗笑曰果如公所料乃退軍鄆邑德威晨遣三百騎叩梁
營挑戰自曰勁兵三千繼之景仁怒悉其軍曰出與德威
轉鬪數十里至于鄆南兩軍皆陣梁軍橫亘六七里汴宋
之軍居西魏滑之軍居東莊宗策馬登高望而喜曰平原
淺草可前可却貞吾之勝地也乃使人告德威曰吾當為
公先公可繼進德威持馬諫曰梁軍輕出而遠來與吾轉

戰其來必不暇齎糧糗縱其能齎亦不暇食不及日午人
馬俱饑因其將退而擊之勝諸將亦皆曰為然至未申時
梁軍東偏塵起德威鼓譟而進麾其西偏曰魏滑軍走矣
又麾其東偏曰梁軍走矣梁陣動不可復整乃皆走遂大
敗自鄆追至柏鄉橫尸數十里景仁曰十餘騎僅而免自
梁與晉爭凡數十戰其大敗未嘗如此劉守光僭號於燕
晉遣德威將兵三萬出飛狐曰擊之德威入祁溝關取涿
州遂圍守光於幽州破其外城守光閉門距守而晉軍盡
下燕諸州縣獨幽州不下圍之踰年乃破之曰功拜盧龍
軍節度使德威雖為大將而嘗身與士卒馳騁於矢石之
間守光驍將軍廷珪望見德威於陣曰此周陽五也乃挺
槍馳騎追之德威佯走度廷珪垂及側身少却廷珪馬方

馳不可止縱其少過奮搗擊之廷珪墜馬遂見擒莊宗與
劉鄩相持于魏鄩夜潛軍出黃澤關巨襲太原德威自幽
州召千騎入土門巨躡之鄩至樂平遇雨不得進而還德
威與鄩俱東爭趨臨清臨清有積粟且置軍餉道也德威
先馳據之巨故莊宗卒能困鄩軍而敗之莊宗勇而好戰
尤銳於見敵德威老將常務持重巨挫人之鋒故其用兵
常伺敵之隙巨取勝十五年德威將燕兵三萬人與鎮定
等軍從莊宗于河上自麻家渡進軍臨濮以趨汴州軍宿
胡柳陂黎明候騎報曰梁軍至矣莊宗問戰於德威德威
對曰此去汴州信宿而近梁軍父母妻子皆在其中而梁
人家國繫此一舉吾以深入之兵當其必死之戰可巨計
勝而難與力爭也且吾軍先至此糧粟具而營柵完是謂

自逸待勞之師也王宜按軍無動而臣請巨騎軍擾之使
其營柵不得成樵爨不暇給因其勞乏而乘之可巨勝也
莊宗曰吾軍河上終日俟敵今見敵不擊復何為乎顧李
存審曰公巨輜重先吾為公殿遠督軍而出德威謂其子
曰吾不知死所矣前遇梁軍而陣王軍居中鎮定之軍居
左德威之軍居右而輜重次右之出兵已接莊宗率銀槍
軍馳入梁陣梁軍小敗犯晉輜重輜重見梁朱旗皆驚走
入德威軍德威軍亂梁軍乘之德威父子皆戰死莊宗與
諸將相持而哭曰吾不聽老將之言而使其父子至此莊
宗即位贈德威太師明宗時加贈太尉配享莊宗廟晉高
祖追封德威燕王子光輔官至刺史
符存審字德詳陳州宛丘人也初名存少微賤嘗犯法當

死臨刑指旁壞垣顧主者曰顧就死于彼冀得垣土覆尸
主者哀而許之為徙垣下而主將方飲酒顧其愛妓思得
善歌者佐酒妓言有符存常為妾歌其善主將馳騎召存
審而存審以徙垣下故未加刑因往就召使歌而悅之存
審因得不死其後事李罕之從罕之歸晉晉王以為義兒
軍使賜姓李氏名存審從晉王擊李匡傳為前鋒破居庸
關又從擊王行瑜破龍泉寨巨功遷校尉左僕射從李嗣
昭攻汾州執李瑋遷左右相步軍都指揮使又從嗣昭攻
潞州降丁會從周德威破梁夾城遷沂州刺史蕃漢馬步
軍都指揮使晉趙攻燕梁救燕擊趙深州圍循縣存審與
史建瑭軍下博擊走梁軍遷領邢州團練使魏博叛梁降
晉存審為前鋒屯臨清莊宗入魏存審敗軍魏縣與劉鄩

相距於華山從莊宗敗鄩於故元城閻寶以邢州降乃以存
審為安國軍節度使毛璋曰滄州降徙存審橫海加同中
書門下平章事契丹圍幽州是時晉與梁相持河上欲發
兵兵少欲勿救懼夫之莊宗小疑呂問諸將而存審獨以為
當救曰顧假臣騎兵五千足矣乃遣存審分兵救之率擊
走契丹從戰胡柳陂晉軍具敗亡周德威存審與其子彥
圖力戰暮復敗梁軍於土山遂取德勝築河南北為兩城
晉人謂之夾寨遷內外番漢馬步軍總管梁朱友謙以河
中同州降晉梁遣劉鄩攻同州友謙求救乃遣存審與李
嗣昭救之河中兵少而弱梁人素易之且不虞晉軍之速
至也存審選精騎二百雜河中兵出擊鄩壘陽敗而走鄩
兵追之晉騎反擊獲其騎兵五十梁人知其晉軍也皆莫

驚然河中糧少而新降人心頗持兩端晉軍屯朝邑諸將皆欲速戰存審曰使梁軍知吾利於速戰則將來渭而營斷我餉道且持久困我則進退不可敗之道也不若緩師示弱伺隙出奇可且取勝乃按軍不動居旬日望氣者言有黑氣狀如聞鷄存審曰可且一戰矣乃進軍擊邠大敗之邠閉壁不復出存審曰邠兵已敗不如逸之乃休士卒遣裨將王建及牧馬于沙苑邠曰謂晉軍且懈乃夜遯去存審追擊于渭河又大敗之張文禮弒趙王王鎔晉遣閻寶李嗣昭等攻之至輒戰死最後遣存審破之存審為將有機畧大小百餘戰未嘗敗衄與周德威齊名德威死晉之舊將獨存審在契丹攻遮虜乃以存審為盧龍軍節度使時存審已病辭不肯行莊宗使人慰諭彊遣之莊宗滅

梁入洛存審自以身為大將不得與破梁之功怏怏疾益甚因請朝京師是時部崇韜權位已重然其名望素出存審下不樂其來而加巴止因沮其事存審妻郭氏泣訴于崇韜曰吾夫於國有功而與公鄉里之舊奈何忍令死弃窮野崇韜愈怒存審章累上輒不許存審伏枕歎曰老夫事二主四十年今日天下一家四夷遠俗至於亡國之將朕鉤斬祛之人皆得親見天子奉觴為壽而獨予弃死於此豈非命哉崇韜度存審病已亟乃請許其來朝徙存審宣武軍節度使卒于幽州臨終戒其子曰吾少提一劍去鄉里四十年間取將相然後鋒刃出死入生而得至此也因出其平生身所中矢鏃百餘而示之曰爾其勉哉存審三子彥超彥饒彥卿彥超為汾州刺史郭從謙弒莊宗

明宗入洛陽是時彥超為北京巡檢永王存霸奔于太原
彥超見留守張憲謀之憲儒者事莊宗最久不忍背恩欲
納之彥超不從存霸遂見殺明宗即位彥超來朝明宗德
之勞曰河東無事賴爾之力也呂為建雄軍留後遷北京
留守徙鎮昭義罷為上將軍復為秦寧軍節度使又徙安
遠彥超主藏奴王希全盜其資彥超稍責之奴懼夜叩其
門言有急彥超出見殺贈太尉次子彥饒為汴州馬步軍
都指揮使天成元年發汴兵三千戍瓦橋關控鶴指揮使
張諫為亂殺權知州高逖迫彥饒為帥彥饒陽許之曰欲
吾為帥當止焚掠明日呂軍禮見吾於南衙乃陰與拱衙
指揮使龐起伏甲于衙內明日諫等皆集伏兵發誅諫等
殺四百餘人即日牒州事與雜官韋儼明宗下詔褒其忠

畧其後累遷彰聖都指揮使歷曹沂饒三州刺史清泰三
年自饒州刺史拜忠正軍節度使侍衛馬步軍都指揮使
晉高祖起太原彥饒呂侍衛兵從廢帝至河陽廢帝敗晉
高祖呂楊光遠代彥饒將親軍徙彥饒義成軍節度使范
延光反白奉進呂侍衛兵三千屯滑州兵士犯法奉進捕
得五人其三人義成兵也因并斬之彥饒怒明日奉進從
數騎過彥饒謝不先告而殺彥饒曰軍士各有部分義成
兵李豈公所得斬邪何無主客之禮也奉進怒曰軍士犯
法安有彼此且僕已自過而公怒不息欲與延光同反邪
拂衣而起彥饒不復留之其麾下大譟追奉進殺之彥饒
不之止也已而屯駐軍將馬萬等聞亂以兵擒彥饒送之
京師遂呂彥饒應延光反聞行至赤岡高祖使人殺之下

詔削奪在身官爵若饒與晉初無釁際日一旦之忿不能
馭其軍殺奉進已非其本意且反見誅非其罪也

史建瑋鴈門人也晉王為鴈門節度使其父敬思為九府
都督從晉王入關破黃巢復京師擊秦宗權于陳州常將
騎兵為先鋒晉王東追黃巢于宛胸還過梁軍其城北梁
王置酒上源驛獨敬思與薛鐵山加員回鶻等十餘人侍晉
王醉留宿梁驛梁兵夜圍而攻之敬思登驛樓射殺梁兵
十餘人會天大雨晉王得與從者俱去緹尉氏門呂出而
敬思為梁追兵所得見殺建瑋少事軍中為裨校自晉降
丁會與梁相拒於潞州建瑋已為晉兵先鋒梁兵數為建
瑋所殺相戒常避史先鋒梁遣王景仁攻趙晉軍救趙建
瑋呂先鋒兵出井陘戰于柏鄉梁軍為方陣分其兵為二

汴宋之軍居左魏滑之軍居右周德威擊其左建瑋擊其
右梁軍皆走遂大敗之呂功加檢校左僕射天祐九年晉
攻燕燕王劉守光乞師于梁梁太祖自將擊趙圍棗疆褚
縣是時晉精兵皆北攻燕獨符存審與建瑋呂二千騎屯
趙州梁軍已破棗疆存審扼下博橋建瑋分其麾下五百
騎為五隊一之衡水一之南宮一之信都一之阜城而自
將其一約各取梁芻牧者十人會下博至暮擒梁兵數十
皆殺之各留其一人縱使逸去告之曰晉王軍且大至明
日建瑋率百騎為梁旗幟雜其芻牧者暮叩梁營殺其守
門卒縱火大呼所擊數十百人而梁芻牧者所出各遇晉
兵有所亡失其縱而不殺者歸而皆言晉軍且至梁太祖
夜拔營去脩縣人追擊之梁軍弃其輜重鎧甲不可勝計

梁太祖方病由是增劇而晉軍以故得并力以收燕者二人之力也後從莊宗入魏博敗劉鄩於故元城累呂功歷貝相二州刺史十八年晉軍討張文禮於鎮州建瑋以先鋒兵下趙州執其刺史王鉉兵傳鎮州建瑋攻其城門中流矢卒年四十二建瑋子匡翰尚晉高祖女是為睿國長公主匡翰為將沈毅有謀而接下呂禮與部曲語未嘗不名歷天雄軍步軍都指揮使彰聖馬軍都指揮使事官為懷和二州刺史鄭州防禦使義成軍節度使所至兵民稱慕之史氏世為將而匡翰好讀書尤喜春秋三傳與學者講論終日無倦義成軍從事闕徹尤嗜酒嘗醉罵匡翰曰近聞張彥澤鬻張式未見史匡翰斬闕徹天下談者未有偶耳匡翰不怒引滿自罰而慰勉之人皆服其量卒年四

十
王建及許州人也少事李罕之從罕之奔晉為匡衛指揮使梁晉戰柏鄉相拒部邑野河上鎮定在扼河橋梁兵急擊之莊宗登高望見鎮定兵將敗顧建及曰橋為梁奪則吾軍危矣奈何建及選二百人馳擊梁兵梁兵敗解去從戰莘縣故元晉先登陷陣呂功累拜遼州刺史將銀槍效節軍晉攻楊劉建及躬自負葭堙斬先登技之從戰胡柳晉兵已敗與梁爭土山梁兵先至登山而陣莊宗至山下望梁陣堅而整呼其軍曰今日之戰得山者勝因馳騎犯之建及君銀槍軍繼進梁兵下走陣山西晉兵遂得土山諸將皆言潰兵未集且暮不可戰闕徹曰彼陣山上吾在其下尚能擊之况居高而擊乎下不可失也建及以為然

因白莊宗曰請然高望臣破敵即呼其衆曰今日所失輜重皆在山西盍往取之即馳犯梁陣梁兵大敗晉遂軍德勝為南北城于河上梁將賀瓌攻其南城呂竹竿維戰艦于河晉兵不得渡南城危甚莊宗積金帛於軍門莫能破梁戰艦者至於吐火禁况莫不皆有建及重鎧執稍呼曰梁晉一水間耳何必巧為吾今破之矣即呂大壘積薪自上流縱火焚梁戰艦建及以二舟載甲士隨之斧其竹竿梁兵皆走晉軍乃得渡救南城圍解去自莊宗得魏博建及將銀槍效節軍建及為將喜以家皆散士卒莊宗遣宦官韋令圖監其軍令圖言建及得士心懼有異志不可令與牙兵即以為代州刺史建及怏怏而卒年五十七元行欽幽州人也為劉守光裨將守光篡其父仁恭使行

欽自兵攻仁恭於大安山而囚之又使行欽害諸兄弟其後晉攻幽州守光使行欽募兵雲朔間是時明宗掠地山北與行欽相拒廣邊軍凡八戰明宗七射中行欽行欽拔矢而戰亦射明宗中股行欽屢敗乃降明宗撫其背而飲呂酒曰壯士也因養呂為子常從明宗戰數立功莊宗已下魏益選驍將自衛間行欽驍勇敢之為散員都部署賜姓名曰李紹榮莊宗好戰而輕敵與梁軍戰潘張軍敗而潰莊宗得三四騎馳去梁兵數百追及攢稍圍之行欽望其旗而識之馳一騎奮劍斷其二矛斬首一級梁兵解去莊宗還營待行欽泣曰富貴與卿共之由是寵絕諸將拜沂州刺史遷武寧軍節度使莊宗宴群臣於內殿酒酣樂作道平生戰陣事以為笑樂而怪行欽不在因左右

顧視曰紹榮安在所司奏曰奉敕宴使相紹榮散官不得與也莊宗罷會不樂明日即拜行欽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自此不召群臣入內殿但宴武臣而已趙在禮反於魏莊宗方選大將擊之劉皇后曰此小事可趣紹榮指揮乃行欽為鄴都行營招撫使將二千人討之行欽攻鄴南門召詔書招在禮在禮送羊酒犒軍登城謂行欽曰將士經年離去父母不取赦旨奔歸上貽聖憂追悔何及若公善為之辭尚能改過自新行欽曰天子曰汝等有社稷之功小過必當赦宥在禮再拜以詔書示諸軍皇甫暉從旁奪詔書壞之軍士大譟行欽具言聞莊宗大怒赦行欽破城之日無遺種乃益召諸鎮兵比皆屬行欽行欽屯澶州分者鎮兵為五道毀民車輪門扉屋椽為筏渡河攻冠氏

門不克是時邢洛諸州相繼皆叛而行欽攻鄴無功莊宗欲自將已往群臣皆諫止乃遣明宗討之明宗至魏軍城西行欽軍城南而明宗軍變入于魏與在禮合行欽聞之退屯衛州已明宗反聞莊宗遣金槍指揮使李從璟馳詔明宗計事從璟明宗子也行至衛州而明宗已反行欽乃繫從璟將殺之從璟請還京師乃許之明宗自魏縣引兵南行欽率兵趨還京師從杜宗幸汴州行至榮澤聞明宗已渡黎陽莊宗復遣從璟通問于明宗行欽以為不可因擊殺從璟明宗入汴州莊宗至萬勝鎮不得進與行欽登道旁冢置酒相顧泣下有野人獻雉問其冢名野人曰愁冢也莊宗益不悅因罷酒去西至石橋置酒野次莊宗謂行欽曰卿等從我久富貴急難無不同也今茲危感而默

默無言坐視成敗我至榮澤欲單騎渡河自求總管卿等
各陳利害今日俾我至此卿等何如行欽泣而對曰臣本
小人蒙陛下撫養位至將相危難之時不能報國雖死無
呂塞責員因與諸將百餘人皆解髻斷髮各置之于地誓以死
報君臣相持慟哭莊宗還洛陽數日復幸汜水郭從謙反
莊宗崩行欽出奔行至平陸爲野人所執送虢州刺史石
潭折其兩足載以檻車送京師明宗見之罵曰我兒何負
於爾行欽瞋目直視曰先皇帝何負於爾乃斬于洛陽市
市人皆爲之流涕

嗚呼死之所以可貴者臣其義不苟生爾故曰主在與在
主亡與亡者社稷之臣也方明宗之兵變于魏諸將未知
去就而行欽獨臣反聞又殺其子從瑒至於斷髮自誓其

誠節有足嘉矣及莊宗之崩不能自決而反逃死臣求生
終於被執而見殺其言雖不屈而死非其志也烏足貴哉
安金全代北人也爲人驍果工騎射號能擒生啖伏事晉
爲騎將數從莊宗用兵有功官至刺史臣疾居于太原莊
宗已下魏博與梁相距河上梁將王擅襲太原晉兵皆從
莊宗于河上太原無備監軍張承業大恐率諸司工匠登
城圩禦而外攻甚急金全彊起謂承業曰太原晉之根本
也一旦不守則大事去矣老夫誠慙矣然尚能爲公破賊
承業喜授臣甲兵金全被甲跨馬召率子弟及故將吏得
百餘人夜出北門擊檀於羊馬城中檀軍驚潰而晉救兵
稍至然莊宗不臣金全爲能終其世不錄其功金全與明
宗有舊明宗即位拜金全振武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

章事在鎮二年召還京師已疾卒

袁建豐不知其世家晉王討黃巢至華陰闌得之時方九歲愛其俊爽收養之長習騎射為錢林都虞候從擊王行瑜李匡威自功遷突陣指揮使從莊宗破夾城戰柏鄉遷左廂馬軍指揮使明宗為內衙指揮使建豐為副使從莊宗入魏取衛磁洛三州拜洛州刺史擊梁將王千斬首千餘級獲其將校七十餘人遷相州刺史從戰胡柳指揮使孟謙據相州叛建豐還討平之徙隰州刺史病風廢明宗即位已舊恩召還京師親幸其第慰其厚加檢校太尉遙領鎮南軍節度使俾食其俸以表禮太尉

西方鄴定州滹城人也父再遇為州軍校鄴居軍中以勇力聞年二十南渡河遊梁不見用後以歸莊宗于河上莊宗

臣為孝義指揮使數從征伐有功同光中為曹州刺史以州兵屯汴州明宗自魏及兵南渡河而莊宗東幸汴州汴州節度使孔循懷二志使北門迎明宗而門迎莊宗所以供帳委積如一曰先至者入之鄴因責循曰主上破梁而得公有不殺之恩奈何欲納總管而負國循不答鄴度循不可爭而石敬瑭妻明宗女也時方在汴鄴欲殺之以堅人心循知其謀取之藏其家鄴無如之何而明宗已及汴乃將麾下兵五百騎西迎莊宗見於汜水嗚咽泣下莊宗亦為之嗟唏乃使以兵為先鋒莊宗至汴西不得入還洛陽遇弒明宗入洛鄴請死於馬前明宗嘉歎久之明年荆南高季興叛明宗遣襄州節度使劉訓等招討而以東川董璋為西南面招討使乃拜鄴夔州刺史副璋以兵出三

峽已而訓等無功見黜諸將皆罷能璋亦未嘗出兵惟鄴
獨取三州乃呂夔州為寧江軍拜鄴節度使已而又取歸
州數敗季興之兵鄴武人所為多不中法度判官譚善達
數言諫鄴怒遣人告善達受人金下獄善達素剛辭益
不遜遂死于獄中鄴病見善達為崇卒于鎮

五代史記卷第二十五

五代史記卷第二十六

唐臣傳十四

宋歐陽脩撰徐無黨注明汪文盛高濂傳浚校

符習趙州昭慶人也少事趙王王鎔為軍校自晉救趙破
梁軍柏鄉趙常遣習將兵從晉晉軍德勝張文禮弒趙王
王鎔上書莊宗求習歸趙莊宗遣之習號泣曰臣世家趙
受趙王恩王嘗以一劍與臣使自効今聞王死欲臣劍自
剄念卒無益請擊趙破賊報王寃莊宗壯之乃遣閻寶史
建瑋等助習討文禮呂習為鎮州兵馬留後習攻文禮不
克莊宗用佗將破之拜習成德軍節度使習辭不敢授乃
以相衛二州為義寧軍以習為節度使習辭曰魏博六州
霸王之府也不宜分割以示弱鎮授臣河南一鎮得自攻
取之乃拜習天平軍節度使東南面招討使習亦未嘗攻

取後徙鎮安國又徙平盧趙在禮作亂遣習以鎮兵討賊
習未至魏而明宗兵變習不敢進明宗遣人招之習見明
宗於胙縣而以明宗舉兵不順去就之意未決霍彥威給
習曰主上所殺者十人公居其四復何猶豫乎習意乃決
平盧監軍楊希範聞習為明宗所召乃以兵圍習家屬將
殺之指揮使王公儼素為希範所信給希範曰內侍盡忠
朝廷誅反者家族孰敢不効命宜分兵守城以虞外變習
家不足慮也希範信之乃悉分其兵守城公儼因擒希範
斬之習家屬由是獲免而公儼宣言青人不便習之嚴急
不欲習復來因自求為節度使明宗乃以房知溫代習鎮
平盧拜公儼登州刺史公儼不時承命知溫擒而殺之習
復鎮天平徙鎮宣武習素為安重誨所不悅希其旨者上

言習厚斂汴人乃以太子太師致仕歸昭慶故里明宗以
其子令謙為趙州刺史以奉養之習以無罪快快失職縱
獵劇飲以自娛居歲餘中風卒贈太師習二子令謙家令
謙有勇力善騎射以父任為將官至趙州刺史有善政卒
于州州人號泣送葬者數千人當時號為良刺史家少好
學性剛鯁為成德軍節度副使後事宣旨至禮部侍郎
烏震冀州信都人也少事趙王王鎔為軍卒稍以功遷裨
校隸符習軍習從莊宗于河上而鎔為張文禮所弑震從
習討文禮而家在趙文禮執震母妻及子十餘人以招震
震不顧文禮乃皆斷其耳鼻割而不殊縱至習軍軍中皆
不忍正視震一慟而止憤激自勵身先士卒習軍攻破鎮
州震以功拜刺史歷深趙二州震為人純質少好學通左

氏春秋喜作詩善書及爲刺史以廉平爲政有聲遷冀州
刺史兼北面水陸轉運使明宗聞其名擢拜河北道副招
討使領寧國軍節度使代房知溫成于盧臺軍始至而成
兵龍旺等作亂見殺贈太師

嗚呼忠孝以義則兩得吾旣已言之矣若烏震者可謂忠
乎甚矣震之不思也夫食人之祿而任人之事事有任專
其責而其國之利害由已之爲不爲爲之雖利於國而有
害於其親者猶將辭其祿而去之矧其事衆人所皆可爲
而任不專已又其爲與不爲國之利害不繫焉者如是而
不顧其親雖不以爲利猶曰不孝况因而利之乎夫能事
其親以孝然後能事其君以忠若烏震者可謂大不孝矣
尚何有於忠哉

孔謙魏州人也爲魏州孔目官魏博入于晉莊宗以爲度
支使謙爲人勤敏而傾巧善事人莊宗及其左右皆悅之
自少爲吏工書弄頗知金穀聚斂之事晉與梁相距河上
十餘年大小百餘戰謙調發供饋未嘗闕之所以成莊宗
之業者謙之力爲多然民亦不勝其苦也莊宗初建大號謙
自謂當爲租庸使而郭崇韜用魏博觀察判官張憲爲使
以謙爲副謙已怏怏旣而莊宗滅梁謙從入張謂宗韜曰
鄴北都也宜得重人鎮之非張憲不可崇韜以爲然因以
憲留守北都而以宰相豆盧革判租庸謙益失望乃陰求
革過失而革常以手書假租庸錢下萬謙因以書示崇韜
而微泄其事使革聞之革懼遂求解職以讓崇韜崇韜亦
不肯當莊宗問誰可者崇韜曰孔謙雖長於金穀而物議

未可居大任不若復用張憲乃趣召憲憲為人明辨人頗
忌之謙因乘間謂革曰租庸錢穀悉在目前委一小吏可
辦鄴都天下之重不可輕以任人革以語宗韜宗韜罷憲
不召以興唐尹王正言為租庸使謙益憤憤因求解職莊
宗怒其避事欲實之法賴伶官景進救解之乃止已而正
言病風不任事景進數以為言乃罷正言以謙為租庸使
賜豐財贍國功臣謙無佗能直以聚斂為事莊宗初即位
推恩天下除百姓田租放諸場務課利欠負者謙悉違詔
督理故事觀察使所治屬州事皆不得專達上所賦調
月下觀察使行之而謙直以租庸帖調發諸州不關觀察
觀察使交章論理以謂制勅不下支郡刺史不專奏事唐
制也租庸直帖公偽梁之弊不可為法今唐運中興領還

舊制詔從其請而謙不奉詔卒行直帖又請減百官俸錢
省罷節度觀察判官推官等員數以至鄣塞天下山谷徑
路禁止行人以收商旅征弄遣大程官放豬羊柴炭占庇
人戶更制括田竿尺盡率州使公廨錢由是天下皆怨苦
之明宗立下詔暴謙罪斬于洛陽市籍沒其家遂罷租庸
使額分鹽鐵度支戶部為三司

張延朗汴州開封人也事梁以租庸使為鄆州糧料使明
宗克鄆州得延朗復以為糧料使後徙鎮宣武成德以為
元從孔目官明宗即位為莊宅使宣徽北院使忠武軍節
度使長興元年拜三司使唐制戶部度支以本司郎中侍
郎判其事而有鹽鐵轉運使其後用兵以國計為重遂以
宰相領其職乾符已後天下喪亂國用愈空始置租庸使

用兵無常隨時調斂兵罷則止梁興始置租庸使領天下
錢穀廢度支戶部鹽鐵之官莊宗滅梁因而不改明宗入
立誅租庸使孔謙而廢其使職以大臣一人判戶部度支
鹽鐵號曰判三司延朗因請置三司使事下中書中書用
唐故事拜延朗特進工部尚書文請道監鐵轉運等使兼
判戶部度支事詔以延朗充三司使班在宣徽使下三司
置使自此始延朗號爲有心計以三司爲已任而天下錢
穀亦無所建明明宗常出游幸召延朗共食延朗不至附
使者報曰三司事忙無暇聞者笑之歷泰寧雄武軍節度
使廢帝以爲吏部尚書兼中書門下平章事判三司晉高
祖有異志三司財貨在太原者延朗悉調取之高祖深以
爲恨晉兵起廢帝欲親征而心畏高祖遲疑不決延朗與

劉延朗等勸帝必行延朗籍諸道民爲丁及括其馬丁馬
未至管兵入京師高祖得延朗殺之
李巖幽州人也初名讓坤事劉守光爲刺史後事莊宗爲
客省使巖爲人明敏多藝能習騎射頗知書而辯同光三
年使于蜀爲王衍陳唐興復功德之盛音辭清亮蜀人聽
之皆悚動衍樞密使宋光嗣召巖置酒從容問中國事巖
對曰前年天子建大號于鄴宮自鄴趨汴定天下不旬日
而梁之降兵猶三十萬東漸于海西極其涼北懾幽陵南
踰閩嶺四方萬里莫不臣妾而淮南楊氏承累世之疆鳳
翔李公恃先朝之舊皆遣子入侍稽首稱藩至于荆胡吳
越脩貢賦効珍奇願自比於列郡者至無虛月天子方懷
之旨德而震之以威天下之勢不得不一也光嗣曰荆湖

吳越非予所知若鳳翔則蜀之姻親也其人反覆其可信乎又聞契丹日益彊盛大國其可無慮乎嚴曰契丹之彊孰與僞梁光嗣曰比梁差省耳嚴曰唐滅梁如拉朽况其不及乎唐兵布天下發一鎮之衆可以滅虜使無類然而天生四夷不在九州之內自前古王者皆存而不論蓋不欲窮兵黷武也蜀人聞嚴應對愈益竒之是時蜀之君臣皆庸暗而恃險自安窮極奢僭嚴自蜀還具言可取之狀初莊宗遣嚴以名馬入蜀市珍竒以充後宮而蜀法嚴禁以竒貨出劍門其非竒物而出者名曰入草物由是嚴無所得而還惟得金二百兩地衣毛布之類莊宗聞之大怒曰物歸中國謂之入草主衍其能免為入草人乎於是決議伐蜀冬魏王繼岌西伐以嚴為三川招撫使與康延孝

以兵五千先行所過州縣皆迎降延孝至漢州王衍告曰得李嚴來即降衆皆以伐蜀之謀自嚴始而行怨嚴深不宜往嚴聞之喜即馳騎入益州衍見嚴以妻母為託即曰以蜀降嚴還明宗以為泗州防禦使客省使如故其後孟知祥僞僵於蜀安重誨稍裁抑之思有以制知祥者嚴乃求為西川兵馬都監將行其母曰汝則落破蜀之謀今行其以死報蜀人矣嚴不聽初嚴與知祥同事莊宗時知祥為中門使嚴嘗有過莊宗怒甚命斬之知祥戒行刑者少緩入白莊宗曰嚴小過不宜以喜怒殺人恐失士大夫心莊宗怒稍解命知祥監獄嚴二十而釋之知祥雖與嚴有舊恩而惡其來蜀人聞嚴來亦皆惡之嚴至知祥置酒從容問嚴曰朝廷以公來邪公意自欲來邪嚴曰君命也知

祥發怒曰天下藩鎮皆無監軍安得爾獨來此此乃孺子
焚惑朝廷爾即擒斬之明宗不能詰也知祥由此遂反
季仁矩不知其世家少事明宗為客將明宗即位以為客
省使在衛大將軍明宗祀大南郊東西川當進助禮錢使
仁矩趣之仁矩恃恩驕恣見藩臣不以禮東川節度使董
璋置酒召仁矩仁矩辭醉不往於傳舍與倡妓飲璋怒率
牙兵露刃之傳舍仁矩惶恐不戰而軫走廷中璋責之曰
爾以西川能斬李巖謂我獨不能斬爾邪顧左右牽出斬
之仁矩涕泣拜伏謝罪乃止明日璋置酒召仁矩見其妻
子以厚謝之仁矩還言璋必反仁矩素為安重誨所親信
自璋有異志重誨思有以制之乃分東川之閬州為保寧
軍以仁矩為節度使遣姚洪將兵戍之璋以書至京師告

其子光業曰朝廷割我支郡分建節旆又以兵戍之是將
殺我也若唐復遣一騎入斜谷吾必死矣與汝自此而決
光業私以書示樞密承旨李處微使白重誨重誨不省仁
矩至鎮問璋動靜必以聞璋益疑懼遂決反重誨又遣荀
咸又將兵益戍閬州光業亟言以為不可重誨不聽咸又
未至璋已反攻閬州仁矩召將校問策皆曰璋有二心久
矣嘗以利啖吾兵兵未可用而賊鋒方銳宜堅壁以挫之
能守旬日大軍必至賊當自退仁矩曰蜀兵懦安能當我
精銳之師即驅之出戰兵未交而潰仁矩被擒并其家屬
皆見殺

毛璋滄州人也梁末戴思遠為橫海軍節度使璋事思遠
為軍校晉已下魏博思遠棄滄州出奔璋以滄州降晉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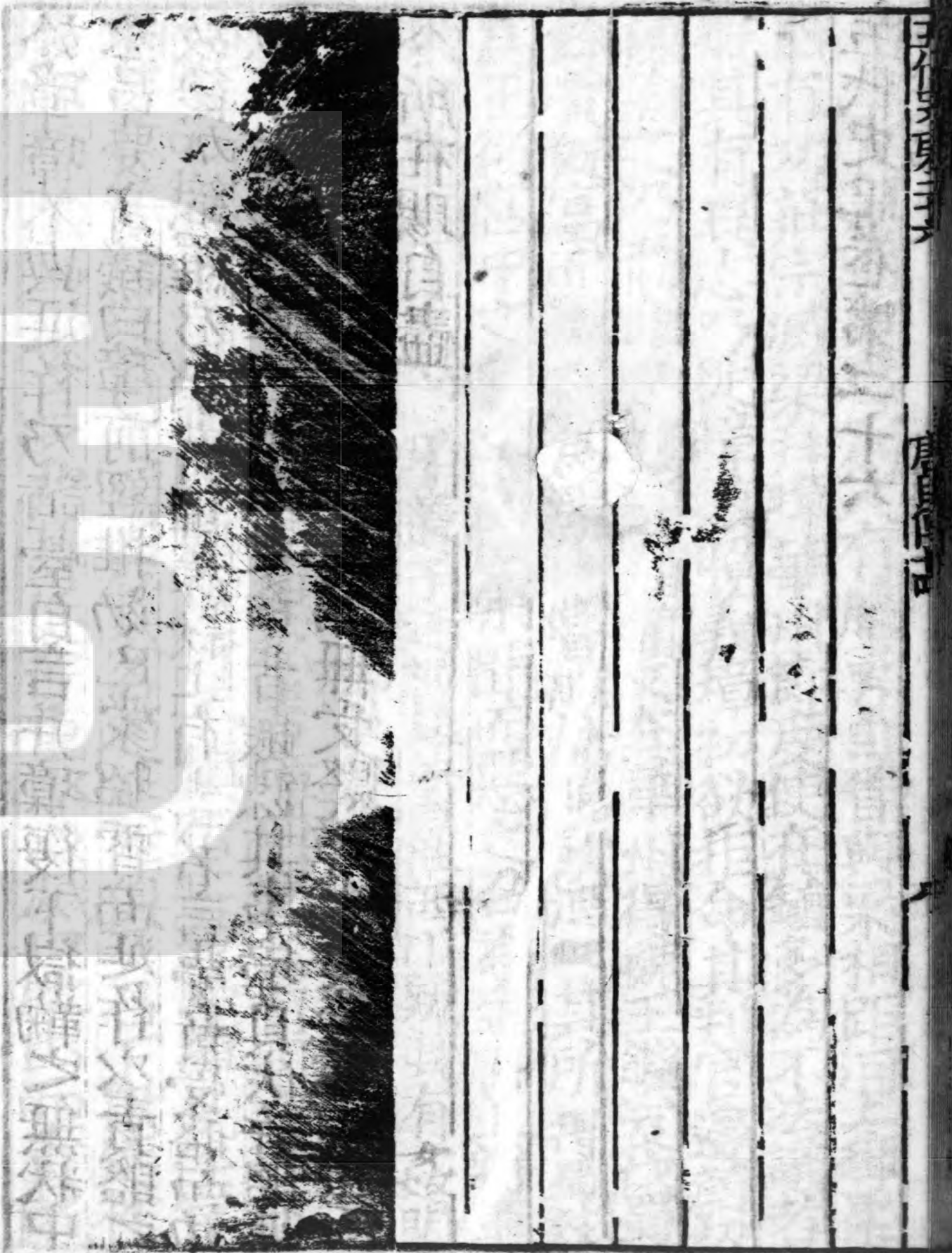
功爲貝州刺史璋爲人有膽勇自晉與梁相距河上璋累戰有功莊宗滅梁拜璋華州節度使在鎮多爲不法議者疑其有異志乃徙璋鎮昭義璋初欲拒命其判官邊蔚勸諫諭之乃聽命璋累歷藩鎮又在華州得魏王繼岌伐蜀餘貲旣富而驕益爲淫侈嘗服赭袍飲酒其所得蜀妓爲王衍宮中之戲于前明宗聞而惡之召爲金吾上將軍東川董璋上書言璋遣子廷贊持書往西川疑其有姦明宗乃遣人追還廷贊并璋下御史獄廷贊款稱實璋假子有叔父在蜀欲往省之而無私書璋無罪名有司議璋前任藩鎮陰懷異圖及處班行不慎行止乃停璋見任官勒還私第初廷贊之蜀與其客趙延祚俱及召下獄延祚多摺璋陰事欲言之璋許延祚重賂以滅口旣出而責賂於璋璋不與延祚乃詣臺自言并璋復下獄鞠之無狀中丞呂夢奇議曰璋前經推劾已蒙昭雪而延祚以責賂之故復加織羅乃稍宥璋璋款上有告者言夢奇受賂而劾獄不盡乃移軍巡獄獄吏希旨鍛鍊其事璋具伏許賂延祚而未與嘗以馬借夢奇而無受賂之罪璋坐長流儒州已而令所在賜自盡

五代史記卷第二十七

唐臣傳十五

宋歐陽脩撰徐無黨注明汪文盛高濂傳汝舟校

朱弘昭太原人也少事明宗為客將明宗即位為文思使與安重誨有隙故常使于外董璋為東川節度使乃以弘昭為副使西川孟知祥殺其監軍李巖弘昭大懼求還京師璋不許遂相猜忌弘昭益開懷待之不疑璋頗重其為人後璋有軍事遣弘昭入朝弘昭乃免遷左衛大將軍內客省使宣徽南院使鳳翔節度使孟知祥反石敬瑭伐蜀久無功明宗遣安重誨督軍是時重誨已有間重誨至鳳翔弘昭迎謁禮甚恭延重誨于家使其妻妾侍飲食重誨以弘昭厚已酒酣具言蒙天子厚恩而所以讒間之端因泣下弘昭即奏言重誨怨望又陰遣人馳告敬瑭使拒重



誨會敬瑭以糧餉不繼遽燒營返軍重誨亦以被讒乃還
過鳳翔弘昭閉門不納重誨由此得罪死樞密使范延光
尤惡弘昭爲人罷爲左武衛上將軍宣徽南院使久之爲
山南東道節度使是時明宗已病而秦王從榮禍有端唐
諸大臣皆欲引去以避禍樞密使范延光趙延壽日夕更
見涕泣求去明宗怒而不許延壽使其妻與平公主入言
於中延光亦因孟漢瓊王淑妃進說故皆得罷乃以弘昭
及馮贇代延壽延光弘昭入見辭曰臣所養食之才不足當
大任明宗叱之曰公等皆不欲在吾目前邪吾養公等
安用弘昭惶恐乃視事馮贇者亦太原人也其父璋事明
宗爲閹者贇爲兒時以通黠爲明宗所愛明宗爲節度使
以贇爲進奏官明宗即位爲客省使宣徽北院使歷河東

忠武節度使三司使明宗病甚大臣稀復進見而孟漢瓊
王淑妃用事弘昭及贇並掌機務於中大事皆決此四人
及殺秦王而立愍帝益自以爲功又其所用多非其人給
事中陳入爲人險詐好陰謀嘗事梁漢傑又事郭崇韜
兩人皆輒敗死弘昭乃引以爲樞密院直學士而用其謀
是時弘昭贇遣漢瓊奏稱召愍帝而立而留漢瓊權知後
事明年正月漢瓊請入朝弘昭贇乃議徙成德范延光代
漢瓊北京留守石敬瑭代延光鳳翔潞王從珂代敬瑭二
人者皆唐大臣以漢瓊故輕易其地又不降制書第遣使
者監其上道從珂由此遂反從珂兵已東愍帝大懼遣人
召弘昭計事弘昭謂其客穆延輝曰上召我急將罪我也
吾兒婦君之女也其以歸無使及禍乃拔劍大哭欲自裁

而家人止之使者促弘昭入見甚急弘昭呼曰窮至此邪乃自投于井以死安從進聞之亦殺贊于家贊母新死子母棄尸于道妻子皆見殺贊有子二歲其故吏張守素匿之以免漢高祖即位贈弘昭尚書令贊中書令

劉延朗宋州虞城人也初廢帝起於鳳翔與其事者五人節度判官韓昭胤掌書記李專美牙將宋審虔友將房嵩而延朗爲孔目官初廢帝即位從廢帝爲北京留守不降制書遣供奉官趙鳳原促帝上道帝疑惑召昭胤等計議昭胤等皆勸帝反由是事無大小皆此五人謀之而嵩又喜鬼神巫祝之說有鼓鼻者張濛自言事太白山神神魏崔浩也其言吉凶無不中嵩素信之嘗引濛見帝聞其語驚曰此非人臣也嵩使濛問於神神傳語曰三珠併一珠

驢馬沒人驅歲月甲庚午中興戊巳土嵩不曉其義使問濛濛曰神言如此我能傳之不能解也帝即以濛爲館驛巡官帝將反而兵少又乏食由此甚懼使嵩問濛濛傳神語曰王當有天下可無憂於是決反使專美作檄書言朱弘昭馮贇幸明宗病殺秦主而立廢帝帝年少小人用事離間骨肉將問罪於朝遣使者馳告諸鎮皆不應獨隴州防禦使相里金遣其判官薛文遇計事帝得文遇大喜而延朗調率城中民財以給軍王思同率諸鎮兵圍鳳翔廢帝懼又遣嵩問神神曰王兵少東兵來所以迎王也已而東兵果叛降于帝帝入京師即位之日受冊明宗柩前冊曰維應順元年歲次甲午四月庚午朔帝回顧嵩曰張濛神言豈不驗哉由是嵩益見親信而專以巫祝用事帝既

立以昭胤為左諫議大夫端明殿學士專美為比部郎中
樞密院直學士審虔為皇城使高為宣徽北院使延朗為
莊宅使久之以昭胤高為樞密使延朗為副使審虔為侍
衛步軍都指揮使而薛文遇亦為職方郎中樞密院直學
士由是審虔將兵專美文遇主謀議而昭胤高及延朗掌
機密初帝與晉高祖俱事明宗而心不相悅帝既入立高
祖不得已來朝而心頗自疑欲求歸鎮且難言之乃陽為
麻疾灸灼滿身冀帝憐而遣之延朗等多言敬瑭可即景
師昭胤專美曰敬瑭與趙延壽皆尚唐公主不可獨留乃
復授高祖河東而遣之是時契丹數寇北邊以高祖為大
同振武威塞彰國等軍蕃漢馬步軍都總管屯于忻州而
屯兵忽變擁高祖呼萬歲高祖懼斬三十餘人而後止於

是帝益疑之是時高祖悉握精兵在比饋運勸糧遠近勞
弊帝與延朗等曰夕計議而專美文遇失宿中與殿廬召
見訪問常至夜分而罷是時高祖弟車胤為皇城副使而
石氏公主母曹太后居中山因得伺帝動靜言語以報高祖
高祖益見危懼每帝遣使者勞軍即陽為麻疾不自堪因
數求解總管以探帝心是時帝母魏氏追封宣憲皇太后
而墓在太原有司議立寢宮高祖建言法與民冢墓相雜
不可立宮帝疑高祖欲毀民墓為國取祀帝由此發怒罷
高祖總管徙鎮鄆州延朗等多言不可而司天趙延義亦
言天象失度宜安靜以弭災其事遂止後月餘文遇獨直
帝夜召之語罷敬瑭事文遇曰臣聞作舍道邊三年不成
國家之事斷在陛下且敬瑭徙亦反不徙亦反遲速尔不

如先事圖之帝大喜曰術者言朕今年當得一賢佐以定天下卿其定邪乃令文遇至書除日夜半下學士院草制明日宣制文武兩班皆失色居五六日敬瑄以反聞敬瑄上書言帝非明宗子而許王從益次當立帝得書大怒手壞而投之召學士馬道孫為答詔曰宜以聖語詆之延朗等請帝親征帝心真憂懼常謂言必致事每戒人曰爾無說石郎令我心膽墜地由此不欲行延朗等屢迫之乃行至懷州帝夜召李致裕以計策文遇不知而繼至帝見之色變致裕躡其足文遇元出謂曰我身入遇肉顛遽欲抽刀刺之致裕曰文遇小人致誤太事刺之益醜乃已足時契丹已立敬瑄為天子以兵而南帝惶惑不知所遣審虔將千騎至白司馬坡踏戰地審虔曰何地不堪戰雖有其地

何人肯立于此不如還也帝遂還自焚高祖入京師延朗等六人皆除名為民初延朗與高祖掌機密延朗專任事諸將當得州者不以功次定先後納賂多者得善州少及無賂者得惡州或又而不問由是人人皆怨高祖而之而不能爭也但曰飽食高祖已每延朗議事則垂頭陽睡不省及晉兵入延朗以騎走南山過其家指而嘆曰吾積錢三十萬于此不知何人取之遂為追兵所殺晉高祖聞高祖不與延朗事意之怒復以為將歲餘卒專美事晉為大理卿開運中卒高祖將起發帝以昭胤為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出河陽即度使與軍冬遇皆不知其所終嗚呼禍福成敗之理可不戒哉

神言驗矣然焉知其

不為禍也予之所記大抵如此可見
起所與圖議者此五人而已考其
為之謀未必能不敗况如此五人者哉故并述以附延
朗見其始終之際云

康思立本山陰諸部人也少為騎將從莊宗破梁夾城戰
栢鄉累以功遷至騎指揮使昭宗即位歷應嵐二州刺史
宿州團練使昭宗軍節度使從保義皆有善畝潞王從
珂反於鳳翔愍帝遣王思立討之思立有捧聖羽林屯
兵千五百人乃以羽林千人屬思立同至鳳翔軍叛降
于從珂思立聞之欲盡誅羽林千人家屬未及而從珂兵
已至思立乃以捧聖兵城守從珂兵傳其城呼曰西兵七
萬策新天子爾五百人其能拒邪從陷陝人於死耳捧聖

兵聞之皆解甲思立遂開門迎從珂廢帝即位以思立初
無降意頗不悅之從安遠又徙安國以年老罷為右神武
統軍石敬瑭反太原廢帝以思立為北面行營馬軍都指
揮使廢帝幸懷州遣思立將從駕騎兵出圍栢谷救張敬
達未至而敬達死楊光遠降晉思立以疾卒于道晉高祖
入立贈太子少傅

康義誠字信臣代北三部落人也以騎族事晉王莊宗時
為突騎指揮使從明宗討趙在禮至魏而軍變義誠前陳
莊宗過矢勸明宗南嚮明宗即位遷捧聖指揮使領汾州
刺史從破朱守殷遷侍衛親軍馬步軍都指揮使領河陽
三城節度使出為山南東道節度使復為親軍都指揮使
領河陽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秦王從誥素驕自為河南

尹興六軍拜大元帥唐諸大臣皆懼以思首脫獨義誠
心結之遣其子事秦王府明宗病從榮謀以兵入宮唐大
臣宋弘昭馮贇等皆以爲不可而義誠獨持兩端從榮已
舉兵至天津橋弘昭等入以反白明宗涕泣召義誠使自
處置而義誠卒不出兵馬軍指揮使宋弘實以兵擊從榮
從榮敗走見殺三司使孫岳嘗爲馮贇言從榮必敗之狀
義誠聞而不悅及從榮死義誠始引兵入河南府召岳檢
閱從榮家皆岳至義誠棄劍使人歛之岳走至通利坊見
殺明宗不能詰義誠已殺岳又以從榮故與弘實有隙慈
帝即位弘實常以誅從榮功自負義誠心益不平潞王從
珂反鳳翔王思同率諸鎮兵圍之興元張虔釗兵叛降從
珂思同走諸鎮兵皆潰慈帝大怒謂宋弘昭等曰朕新即

位天下事皆出諸公然於事凡未有失節諸公以大計見
迫不能獨違事一至此何方轉禍吾君累左右往迎吾兄
遜以位苟不吾信死其所也弘昭等惶恐不能對義誠前
曰西師驚潰主將怯耳今京師兵尚多臣請盡將以西扼
關而守招集亡散以爲後圖慈帝以爲然幸左藏庫親給
將士人絹二十匹錢五千是時明宗山陵未畢帑藏空虛
軍士負物揚言曰到鳳翔更請一分未弘實見軍士無闕
志而義誠盡將以西疑其有二心謂義誠曰今西師小衄
而無一騎東者人心可知不如以見兵守京師以自固彼
雖幸勝特得虔釗一軍耳諸鎮之兵在後其敢在來邪義
誠怒曰如此言弘實反矣弘實曰公謂誰欲反邪其聲厲
而聞慈帝召兩人訊之兩人爭於前帝不能決遂斬弘實

以義誠爲招討使悉將一軍以而愍帝奔衛州義誠行至新安降于從珂清泰元年四月斬于興教門外夷其族嗚呼五代爲國興亡以兵而其軍制後世無足稱焉惟侍衛親軍之號今猶因之而其重正五代之遺制也然原其始起微矣及其至也可謂盛哉當唐之末方鎮之兵多矣凡一軍有指揮使一人而合一州之諸軍又與馬步軍都指揮使一人蓋其卒伍之長也自梁以宣武軍建國因其舊制有在京馬步軍都指揮使後唐因之至明宗時始更爲侍衛親軍馬步軍都指揮使當是時天子自有六軍諸衛之職六軍有統軍諸衛有將軍而又以大臣宗室一人判六軍諸衛事此朝廷大將天子國兵之舊制也而侍衛親軍者天子自將之私兵也推其名號可知矣天子自爲

之將則都指揮使乃其卒伍之都長耳然自漢周以來其職益重漢有侍衛司微凡朝廷大事皆決侍衛獄是時史弘肇爲都指揮使與宰相樞密使並執國政而弘肇尤專任以至於亡語曰涓涓不絕流爲江河熒熒不滅炎炎奈何可不戒哉然是時方鎮各自有兵天子親軍猶不過京師之兵而已今方鎮名存而實亡六軍諸衛又益以廢朝廷無大將之職而舉天下內外之兵皆屬侍衛司矣則爲都指揮使者其權豈不益重哉親軍之號始於明宗其後又有殿前都指揮使亦親軍也皆不見其更置之始今天下之兵皆分屬此兩司矣重臨可歎也

大藥彥稠沙陀三部落人也初爲騎將明宗即位拜澄州刺史從王晏球破王都定州遷侍衛步軍都虞候領壽州節

度使安重誨矯詔遣河中指揮使楊彥溫逐其節度使路
王從珂以彥稠為招討使明宗疑彥溫有所說戒彥稠得
彥溫母殺將訊之彥稠希重誨旨殺彥溫以滅口明宗大
怒然不之罪也長興中為靜難軍節度使党項阿埋屈悉
保等族抄掠方渠數殺回鶻使者明宗遣彥稠與靈武康
福會兵擊之阿埋等亡富嵐山谷明宗以謂党項知懼可加
約束而綏撫之使者未至彥稠等自牛兒族入白魚谷盡
誅其族獲其大首領連香等遣人上捷明宗謂其使者曰
吾誅党項非有所利也凡軍中所獲悉與士卒分之毋以
進奉為名重歛軍士也已而彥稠以党項所掠回鶻進奉
王兩圍及遣秦王金裝胡鞞等來獻明宗曰吾已語彥稠
矣不可失信因悉以賜彥稠彥稠又逐鹽州諸戎取所虜

男女千餘人路王從珂反彥稠為招討副使王思同兵潰
彥稠與思同俱東走為路王兵所得囚之華州獄已而殺
之晉高祖立贈侍中

彥稠與思同俱以敗走特慈帝猶在唐未
亡二人走歸國於節未鬻異於元行欽之
走也然思同辭義不屈其死可嘉彥稠有
被執見殺爾餘無可稱故不列於死事

之際仕宦遭亂奔亡而吏部銓文書不完因緣以為姦利
至有私鬻書勅亂易昭穆而季父母舅及拜姪甥者宗韜
請論以法是時唐新滅梁朝廷紀綱未立議者以為宜革
以漸而崇韜嫉惡太甚果於必行說革心知其未可而不
能有所建言是歲冬選人吳延皓改亡叔告身行事事發
延皓及選吏尹政皆坐死尚書左丞判吏部銓崔沂等皆
貶說革詣閣門待罪由是一以新法從事往往以偽濫駁
放而斃踣羈旅號哭道路者不可勝數及宗韜死說乃教
門人上書言其事而議者益以罪之是歲大水四方地連
震流民殍死者數萬人軍士妻妾皆採摭以食莊宗日以
責三司使孔謙謙不知所為樞密小吏段徊曰臣嘗見前
朝故事國有大故則天子以朱書百御札問宰相水旱宰相

職也莊宗乃命學士草詔手白書之以問革說革說不能
對第曰陛下威德著于四海今四兵破蜀所得珍寶億萬
可以給軍水旱天之常道不足憂也革自為相遭天下多
故而方服丹砂鍊氣以求長生嘗嘔血數日幾死二人各
以其子為拾遺父子同省人以為非遽改他官而革以說
子為弘文館學士說以革子為集賢院學士莊宗崩革為
山陵使莊宗已祔廟革以故事當出鎮乃還私第數日未
得命而故人賓客趣使入朝樞密使安重誨詬之于朝曰
山陵使名尚在不俟改命遽履新朝以我武人可欺邪諫
官希旨上疏誣革縱田客殺人說坐與鄰人爭井遂俱罷
革貶辰州刺史說涿州刺史所在馳驛發遣宰相鄭珪任
園三上章請毋行後命不報其復坐請俸私自入說賣官

與選人責授單費州司戶參軍說夷州司戶參軍皆員外
置同正員已而竄華陵州說口州皆長流百姓初說嘗以
罪竄之南海遇赦還寓江陵與高季興相知及為相常以
書幣相問遺唐兵伐蜀季興請以兵入三峽莊宗許之使
季興自取夔忠萬歸峽等州為屬郡及破蜀季興無功而
唐用佗將取五州明宗初即位季興數請五州以為先帝
所許朝廷不得已而與之及革說再貶因以其事歸罪二
人天成二年夏詔陵合州刺史監賜自盡革子昇說子濤
皆官至尚書郎坐其父廢至晉天福初濤為尚書膳部員
外郎卒

盧程不知其世家何人也唐昭宗時程舉進士為鹽鐵出
使巡官唐亡避亂燕趙變服為道士遊諸侯間豆盧革為
王處直判官盧汝弼為河東節度副使二人皆故唐時名
族與程門地相等因共薦之以為河東節度推官莊宗嘗
召程草文書程辭不能其後戰胡柳掌書記王誠歿于陣
莊宗還軍太原置酒謂監軍張承業曰吾以卮酒辟一書
記於坐因舉卮屬巡官馮道程位在道上以嘗辭不能故
不用而遷程支使程大恨曰用人不以門閥而先田舍兒
邪莊宗已即帝位議擇宰相而盧汝弼蘇循已死次節度
判官盧質當拜而質不樂任事乃言豆盧革與程皆故唐
時名族可以為相莊宗以程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是時
朝廷新造百度未備程革拜命之日肩輿導從喧呼道中
莊宗聞其聲以問左右左右對曰宰相檐子入門莊宗登
樓視之笑曰所謂似是而非者也程奉皇太后冊自魏至

太原上下山險所至州縣驅後丁夫官吏迎拜程坐有輿自若少忤其意必加笞辱人有假驢夫於程者程帖與唐府給之府吏恣無例程怒笞吏背少丑任圜莊宗姊婿也詣程訴其不可程戴華陽巾衣鶴望據几次事視圜罵曰爾何蟲豸恃婦家力邪宰相取給州縣何爲不可圜不對而去夜馳至博州見莊宗莊宗大怒謂郭崇韜曰朕快相此癡物敢辱予九卿趣令自盡崇韜亦欲殺之賴盧質勇解之乃罷爲右庶子莊宗入洛程於路墜馬中風卒贈禮部尚書

任圜京兆三原人也爲人明敏善談辯見者愛其容止及聞其論議縱橫益皆悚動李嗣昭節度昭義辟圜觀察支使梁兵築夾城圍路州踰年而晉王冕晉曰兵救路者皆解

去嗣昭危甚問圜去就之計圜勸嗣昭堅守以待不可有二心已而莊宗攻破梁夾城聞圜爲嗣昭畫守計甚嘉之曰是益知名其後嗣昭與莊宗有隙圜數奉使往來辨釋讒構嗣昭卒免於禍圜之力也嗣昭從莊宗戰胡柳擊敗梁兵圜頗有功莊宗勞之曰儒士亦破體邪仁者之勇何其壯也張文禮弒王鎔莊宗遣嗣昭討之嗣昭戰歿圜代將其軍號令嚴肅旣而文禮之子處球等閉城堅守不可下圜數以禍福諭鎮人鎮人信之圜嘗擁兵至城下處球登城呼圜曰城中兵食俱盡而又抗王師若泥首自歸懼無以塞責幸公見哀指其生路圜告之曰以子先人固難容貸然罰不及嗣子可從輕其如拒守經年傷吾大將朝困竭方布款誠以此計之予亦難免坐而待斃曷若伏而俟

命虜球流涕曰公言是也乃遣人送狀乞降人皆稱園其
言不欺既而佗將攻破鎮州虜球雖見殺而鎮之吏民以
嘗乞之降故得保其家族者甚衆其後以鎮州爲北京拜園
工部尚書無真定尹北京副留守知留守事爲政有惠愛
明年郭崇韜兼領成德軍節度使改園行軍司馬仍知真
定府事園與崇韜素相善又爲其司馬崇韜因以鎮州事
託之而園多所違異初園推官張彭爲人傾險貪黷園不
能察信任之多爲其所賣及崇韜領鎮彭爲園謀隱守公
廨後莊宗遣錢者選故趙王時宮人百餘人有許氏有允
有色彭賂守者匿之後事覺召彭詣京師將罪之彭懼悉
以前所隱公錢簿書獻崇韜崇韜深德彭不殺由是與園
有隙同光三年園罷司馬守工部尚書魏王繼宏暨崇韜

伐蜀懼園攻已於後乃辟園參魏王軍事蜀滅表園黔南
節度使園懇辭不就繼宏殺崇韜以園代將其軍而旋康
延孝反繼宏遣園將三千人會董璋孟知祥等兵擊敗延
孝於漢州而魏王先至渭南自殺園悉將其軍以東明宗
嘉其功拜園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判三司是時明宗新
誅孔謙園選辟才俊抑絕僥幸公私給足天下便之是秋
韋說豆盧革罷相園與安重誨鄭珏孔循議擇當爲相者
園意屬李琪而珏循雅不欲琪爲相謂重誨曰李琪非無
文藝但不庶耳宰相端方有器度者足以爲之大常卿崔
協可也重誨以爲然他日明宗問誰可相者重誨即以協
對園前爭曰重誨未諳朝廷人物爲人所賣天下皆知崔
協不識文字而虛有表號爲沒字碑臣以陛下誤加採

擢無功幸進比不知書以臣一人取笑足矣相位有幾豈
容更益矣端明宗曰宰相重位卿等更自詳審然吾在藩
時識易州刺史韋肅世言肅名家子且待我甚厚實之此
位可乎肅或未可則馮書記先朝判官稱爲長者可以相
矣馮書記者道也議未決重誨等退休於中興殿廊下孔
循不揖拂衣而去行且罵曰天下事一則任園二則任園
園乃何人園謂重誨曰李琪才執奇無時輩自人而誰夫
巧沮忌害其能若舍琪而相協如棄蘇合之丸而取蜣螂
之轉也重誨笑而止然重誨終以循言爲信居月餘協與
馮道皆拜相協在相位數年人多嗤其所爲然園與重誨
交惡自協始故時使臣出四方皆自戶部給券重誨奏請
自內出園以故事爭之不能得遂與重誨辨於帝前則園聲

色俱厲明宗罷朝後宮嬪御迎前問曰與重誨論事者誰
明宗曰宰相也宮人奏曰妾在長安見宰相奏事未嘗如
此蓋輕大家耳明宗由是不說而使臣給券卒自內出園
益憤沮重誨嘗過園園出妓善歌而有色重誨欲之園不
與由是二人益相惡而園遽求罷職乃罷爲太子少保園
不自安因請致仕退居于磁州朱守殷反于汴州重誨誣
園與守殷連謀遣人矯制殺之園受命怡然聚族酣飲而
死明宗知而不問爲下詔坐園與守殷通書而言涉怨望
愍帝即位贈園太傅

趙鳳幽州人也少以儒學子知名燕王劉守光時悉掠燕人
以爲兵鳳懼因爲僧依嶽王弟守奇自匿守奇奔梁梁
以守奇爲博州刺史鳳爲其判官守奇卒鳳去爲鄆州節

度判官晉取鄆州莊宗聞鳳名得之喜以為虛鑿學士莊宗即位拜鳳中書舍人翰林學士莊宗及劉皇后幸河南尹張全義家酣酒留皇后拜全義為文明日遣宦者命學士作牋上全義以文事之鳳上書極言其不可全義養子郝繼孫犯法死宦官伶人冀其貲財固請籍沒鳳又書言繼孫為全義養子不宜有別籍之財而於法不至籍沒刑人利財不可以示天下是時皇后及群小用事鳳言皆不見納明宗武君不通文字四方章奏常使安重誨讀之重誨亦不知書奏讀多不稱旨孔循教重誨求儒者置之左右而兩人皆不知唐故事於是置端明殿學士以馮道及鳳為之鳳好直言而性剛彊素與任圜善自圜為相頗薦進之初端明殿學士班在翰林學士下而結銜又在官

下明年鳳遷禮部侍郎因諷圜升學士於官上又詔班在翰林學士上圜為重誨所殺而誣以謀反是時重誨方用事雖明宗不能詰也鳳獨號哭呼重誨曰任圜天下義士豈肯謀反而公殺之何以示天下重誨慙不能對術士周玄豹以相法言人事多中莊宗尤信重之以為北京巡官明宗為內衙指揮使重誨欲試玄豹乃使他人與明宗易服而坐明宗於下坐召玄豹相之玄豹曰內衙貴相也此不足當之乃指明宗於下坐曰此是也因為明宗言其後貴不可言明宗即位思玄豹以為神將召至京師鳳諫曰好惡上所慎也今陛下神其術而召之則傾國之人皆將奔走吉凶之說轉相惑亂為患不細明宗遂不復召朱守殷反明宗幸汴州守殷已誅又詔幸鄴是時從駕諸軍方

自河南徙家至汴不欲北行軍中為之洶洶而定州王都
以為天子幸下州誅守殷而又幸鄴以圖已因疑不自安
宰相率百官詣閣請罷幸鄴明宗不聽人情大恐群臣不
復敢言鳳手疏責安重誨言甚切直重誨以白遂罷幸有
僧遊西域得佛牙以獻明宗以示大臣鳳言世傳佛牙水
火不能傷請驗其真偽因以斧斫之應手而碎是時宮中
施物已及數千因鳳碎之乃止天成四年夏拜門下侍郎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秘書少監于嶠者自莊宗時與鳳俱
為翰林學士而嶠亦許直敢言與鳳素善及鳳已貴而嶠
又不遷自以材名在鳳上而不用因與蕭希甫數非斥時
政尤詆訾言鳳鳳心銜之未有以發而嶠與鄰家爭水竇為
安重誨所怒鳳即左遷嶠秘書少監嶠因被酒往見鳳鳳

知其必不遜乃辭以沐髮嶠詬直吏又溺於從者直廬而
去省吏白鳳嶠溺於客次且詬鳳鳳以其事聞明宗下詔
奪嶠官長流武州百姓又流振武天下寃之其後安重誨
為邊彥溫等告變明宗召彥溫等廷詰具伏其詐即斬之
後數日鳳奏事中興殿啓曰臣聞姦人有誣重誨者明宗
曰此間事朕已處置之卿可無問也鳳曰臣所聞者繫國
利害陛下不可以為閒因指殿屋曰此殿所以尊嚴宏壯
者棟梁柱石之所扶持也若折其一棟去其一柱則傾危
矣大臣國之棟梁柱石也且重誨起微賤歷艱危致陛下
為中興主安可使姦人動搖明宗改容謝之曰卿言是也
遂族彥溫等三家其後重誨得罪群臣無敢言者獨鳳數
言重誨盡忠明宗以鳳為朋黨罷為安國軍節度使鳳在

鎮所得俸祿悉以分將校宿客廢帝入立召為太子太保
病足居于家疾篤自筮投著而歎曰吾家世無五十者又
皆窮賤吾今壽過其數而富貴復何求哉清泰二年卒于
家

李襲吉父圖洛陽人或曰唐相林甫之後也乾符中襲吉
舉進士為河中節度使李都權鹽判官後去之晉晉王以
為榆次令遂為掌書記襲吉博學多知唐故事遷節度副
使官至諫議大夫晉王與梁有隙交兵累年後晉王數困
欲與梁通和使襲吉為書與梁辭其甚辯麗梁太祖使人讀
之至於毒手尊拳交相於暮夜金戈鐵馬蹂踐於明時歎
曰李公僻處一隅有士如此使吾得之傳虎以翼也顧其
從事敬翔曰善為我答之及翔所答書辭不工而襲吉之

書多傳于世襲吉為人恬淡以文辭自娛天祐三年卒以
盧汝弼代為副使汝弼工書畫而文辭不及襲吉其父簡
求為河東節度使為唐名家故汝弼亦多知唐故事晉王
薨莊宗嗣為晉王承制封拜官爵皆出汝弼十八年卒莊
宗即位贈襲吉禮部尚書汝弼兵部尚書

張憲字允中晉陽人也為人沈靜寡慾少好學能鼓琴飲
酒莊宗素知其文辭以為天雄軍節度使掌書記莊宗即位
拜工部侍郎租庸使遷刑部侍郎判吏部銓東都副留守
憲精於吏事甚有能政莊宗幸東都定州王都來朝莊宗
命憲治鞠場與都擊鞠初莊宗建號於東都以鞠場為即
位壇於是憲言即位壇王者所以興也漢鄠南魏繁陽壇
至今皆在不可毀乃別治宮西為鞠場場未成莊宗怒命

兩虞侯亟毀壇以爲場憲退而歎曰此不祥之兆也初明宗北伐契丹取魏鎧仗以給軍有細鎧五百憲遂給之而不以聞莊宗至魏大怒責憲馳自取之左右諫之乃止又問憲庫錢幾何憲上庫簿有錢三萬緡莊宗益怒謂其嬖伶史彥瓊曰我與群臣飲博須錢十餘萬而憲以故紙給我我未渡河時庫錢常百萬緡今復何在彥瓊爲憲解乃已郭崇韜伐蜀薦憲可任爲相而宦官伶人不欲憲在朝廷樞密承旨段徊曰宰相在天子面前事有非是尚可改作一方之任苟非其人則爲患不細憲材誠可用不如任以一方乃以爲太原尹北京留守趙文禮作亂憲家在魏州在禮善待其家遣人以書招憲憲斬其使不發其書而上之莊宗遇弒明宗入京師太原猶未知而宋王存霸

奔于太原左右告憲曰今魏兵南嚮主上存亡未可知存霸之來無詔書而所乘馬斷其鞅豈非戰敗者乎宜拘之以俟命憲曰吾本書生無尺寸之功而人主遇我甚厚豈宜懷二心以幸變第可與之俱死爾憲從事張昭遠教憲奉表明宗以勸進憲涕泣拒之已而存霸削髮見北京巡檢符彥超願爲僧以求生彥超麾下兵大譟殺存霸憲出奔沂州亦見殺

嗚呼予於死節之士得二人而失二人焉鞏廷美楊溫之死予旣已哀之至於張憲之事尤爲之痛惜也予於舊史考憲事實而宋王存霸符彥超與憲傳所書始末皆不同莫得而考正蓋方其變故倉卒之時傳者失之耳然要其大節亦可以見也憲之志誠可謂忠矣當其不顧其家絕

在禮而斬其使涕泣以拒昭遠之說其志甚明至其欲與存霸俱死及存霸被殺及棄太原而出奔然猶不知其心果欲何爲也而舊史書憲坐棄城而賜死予亦以爲不然予之於憲固欲成其美志而要其在憲失其官守而其死不明故不得列于死節也

蕭希甫宋州人也爲人有機辯多矯激少舉進士爲梁開封尹袁象先掌書記象先爲青州節度使以希甫爲巡官希甫不樂乃棄其母妻變姓名亡之鎮州自稱青州掌書記謁趙王王鎔鎔以希甫爲參軍尤不樂居歲餘又亡之易州削髮爲僧居百文山莊宗將建國于魏置百官求天下隱逸之士幽州李紹宏薦希甫爲魏州推官莊宗即帝位欲以知制誥有詔定內宴儀問希甫樞密使得坐否希甫

以爲不可樞密使張居翰聞怒謂希甫曰老夫歷事三朝天子見內宴數百子本中舍兒安知宮禁事希甫不能對由是宦官用事者皆切齒宰相豆盧革等希宦官自具排斥之以爲駕部郎中希甫失志尤怏怏莊宗滅梁遣希甫宣慰青齊希甫始知其母已死而妻袁氏亦改嫁矣希甫乃發哀服喪居于魏州人有引漢李陵書以譏之曰老母終堂生妻去室時皆傳以爲笑明宗即位召爲諫議大夫是時復置甄函以希甫爲使希甫建言自兵亂相乘王綱大壞侵欺凌奪有力者勝凡掠人妻女占人之田宅姦贓之吏刑獄之寃者何可勝紀而甄函一出投訴必多至於功臣貴戚有不得繩之以法者乃自天成元年四月二十八日昧爽已前大辟以上皆赦除之然後出甄函以

示衆初明宗欲以希甫爲諫議大夫豆盧革韋說頗沮難
之其後革說爲安重誨所惡希甫希旨誣奏革縱囚各殺
人而說與鄰人爭井井有寶貨具有司推劾井中惟破金而
已革說卒皆貶死明宗賜希甫帛百匹粟麥三百石拜左
散騎常侍希甫性褊而躁進常遣人夜叩宮門上變言河
堰牙官李筠告本軍謀反詰曰追問無狀斬筠軍士詣安
重誨求希甫啖之是時明宗將有事于南郊前齋一日羣
臣習儀于殿廷宰相馮道趙鳳河南尹秦王從榮樞密使
安重誨候班于月華門外希甫與兩省班先入道等坐廊
下不起既出希甫召堂一頭直省朝堂驅使官責問宰相樞
密見兩省官何得不起因大詬詈是夜託疾還第月餘坐
告李筠事動搖軍衆詔嵐州司戶參軍卒于貶所

劉贊魏州人也父毗爲縣令贊始受學衣以青布衫襦每
食則耻自肉食而別以蔬食食贊于牀下謂之曰肉食君
之祿也爾欲之則勤學問以干祿吾肉非爾之食也由是
贊益力學舉進士爲羅紉威判官去爲相庸使趙巖巡官
又爲孔謙鹽鐵判官明宗時累遷中書舍人御史中丞刑
部侍郎守官以法權豪不可干以私是時秦王從榮握兵
而驕多過失言事者請置師傅以輔道之大臣畏王不敢
決其事因請王得自擇秦王即請贊乃拜贊秘書監爲秦
王傅贊泣曰禍將至矣秦王所請王府元帥官屬十餘人
類多浮薄傾險之徒日獻諛諂以驕王獨贊從容諷諫率
以正道秦王嘗命賓客作文於坐中贊自以師傅耻與群
小比伍雖操筆勉強有不悅之色秦王惡之後戒左右贊

來不得通贊亦不往月一至府而已退則杜門不交人事
已而秦王果敗死唐大臣議王屬官當與主者馮道曰元師
判官任贊與秦王非素好而在職不逾月詹事王居敏及
劉贊皆以正直為王所惡河南府判官司徒詔病告家居
又皆宜不與其謀而諮議參軍高釐與王最厚釐法當死
其餘可次第原減朱弘昭曰諸公不誅其意爾使秦王得
入光政門當待贊等如何吾徒復有家族邪且法有首從
今秦王夫婦男女皆死而贊等止其一身幸矣道等難之
而馮贊亦爭以為不可贊等乃得免死於是論高釐死而
任贊等十七人皆長流初贊聞秦王敗即白衣駕驢以俟
人有告贊奪官而已贊曰豈有天子家嗣見殺而賓僚奪
官者乎不死幸矣已而贊長流嵐州百姓清泰二年詔歸

田里行至石會關病卒

何瓚閩人也唐末舉進士及第莊宗為太原節度使辟為
判官莊宗每出征伐留張承業守太原承業卒瓚代知留
守事瓚為人明敏通於吏事外若疎簡而內頗周密莊宗
建大號于鄴都拜瓚諫議大夫瓚慮莊宗事不成求留守
北京瓚與明宗有舊明宗即位召還見於內殿勞問久之
已而以瓚為西山節度副使是時孟知祥已有二志方以
副使趙季良為心腹聞瓚代之亟奏留季良遂改瓚行軍
司馬瓚耻於自辭不得已而往明宗賜予甚厚初知祥在
北京為馬步軍都虞候而瓚留守太原知祥以軍禮事瓚
瓚常繩以法知祥初不樂及瓚為司馬猶勉待之甚有子知
祥反罷瓚司馬置之私第瓚飲恨而卒

以維翰爲翰林學士禮部侍郎知樞密院事遷中書侍郎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天福四年出爲相州節度
使歲餘徙鎮秦寧吐渾白承福爲契丹所迫附鎮州安重
榮以歸晉重榮因請與契丹絕好用吐渾以攻之高祖重
違重榮意未決維翰上疏言契丹未可與爭者七高祖召
維翰使者至卧内謂曰北面之事方撓五言中得卿此疏
計已決矣可無憂也維翰又勸高祖幸鄴都七年高祖在
鄴維翰來朝徙鎮晉昌出帝即位召拜侍中而景延廣用
事與契丹絕盟維翰言不能入乃陰使人說帝曰制契丹
而安天下非用維翰不可乃出延廣於河南拜維翰中書
令復爲樞密使封魏國公事無巨細一以委之數月之間
百度浸理初李翰爲翰林學士好飲而多酒過高祖以爲

浮薄天福五年九月詔廢翰林學士按唐六典歸其職於
中書舍人而端明殿樞密院學士皆廢及維翰爲樞密使
復奏置學士而悉用親舊爲之維翰權勢既盛四方賂遺
歲積巨萬內客省使李彥韜端明殿學士馮玉用事共譏
之帝欲驟黜維翰大臣劉昫李崧皆以爲不可卒以玉爲
樞密使既而以爲相維翰日益見疎帝飲酒過度得疾維
翰遣人陰白太后請爲皇弟重睿置師傳帝疾愈知之怒
乃罷維翰以爲開封尹維翰遂稱足疾稀復朝見契丹屯
中渡破欒城杜重威等大軍隔絕維翰曰事急矣乃見馮
玉等計事而謀不合又求見帝帝方調鷹於苑中不暇見
維翰退而嘆曰晉不血食矣自契丹與晉盟始成於維翰
而終敗於景延廣故自兵興契丹凡所書檄未嘗不以此兩

人爲言耶律德光犯京師也張彥澤遺太后書問此兩人在否可使先來而帝以維翰嘗議毋絕盟而已違之也不欲使維翰見德光因諷彥澤圖之而彥澤亦利其貨產維翰狀貌既異素以威嚴自持晉之老將大臣見者無不屈服彥澤以驍悍自矜每往候之雖冬月未嘗不流汗初彥澤入京師左右勸維翰避禍維翰曰吾爲大臣國家至此安所逃死邪安坐府中不動彥澤以兵入問維翰何在維翰厲聲曰吾晉大臣自當死國安得無禮邪彥澤股栗不敢仰視退而謂人曰吾不知桑維翰何如人今日見之猶悚人恐懼如此其可再見乎乃以帝命召維翰維翰行遇李崧立馬而語軍吏前曰維翰請赴侍衛司獄維翰知不免顧崧曰相公當國使維翰獨死崧慙不能對是夜彥澤

使人縊殺之以帛加頸告德光曰維翰自縊德光曰我本無心殺維翰維翰何必自致德光至京師使人驗其尸信爲縊死乃以尸賜其家而貲財悉爲彥澤所掠

景延廣字航川陝州人也父建善射嘗教延廣曰朕不入鐵不如不發由是延廣以挽彊見稱事梁邵王友誨友誨謀反被幽延廣亡去後從王彥章戰中都彥章敗延廣身被數創僅以身免明宗時朱守殷以汴州反晉高祖爲六軍副使主誅從守殷反者延廣爲汴州軍校當誅高祖惜其才陰縱之使亡後錄以爲客將高祖即位以爲侍衛步軍都指揮使領果州團練使徙領寧江軍節度使天福四年出鎮義成又徙保義復召爲侍衛馬步軍都虞候徙鎮河陽三城遷馬步軍都指揮使領天平高祖崩出帝立延

廣有力頗伐其功初出帝立晉大臣議告契丹致表稱臣
延廣獨不肯但致書稱孫而已大臣皆知其不可而不能
奪契丹果怒數以責晉延廣謂契丹使者為晉言先皇帝
北朝所立今天子中國自冊可以為孫而不可為臣且晉
有橫磨大劍十萬只羽要戰則來他日不禁孫子取笑天
下豈知其言必起兩國之爭懼後無以取信也因請載手
紙以備遺忘延廣敕吏具載以授瑩瑩藏其書衣領中以
歸具以延廣語告契丹契丹益怒天福八年秋出帝幸大
年莊還置酒延廣第延廣所進器服鞍馬茶林椅榻皆裹
金銀飾以龍鳳又進帛五千匹綿二十四百兩馬二十二匹
玉鞍不襲犀王金帶等請賜從官自吳弟重睿下至伴食
刺史重睿從者各有差帝亦賜延廣及其母妻從事押衙

孔目官等稱是時天下旱蝗民餓死者歲十數萬而君臣
窮極奢侈以相誇尚如此明年春契丹入寇延廣從出帝
北征為御營使相距澶魏之間先鋒石公霸遇虜於戚城
高行周符彥卿兵少不能救馳騎促延廣益兵延廣按兵
不動三將被圍數重帝自御軍救之三將得出皆泣訴然
延廣方握親兵恃功恣橫諸將皆由其節度帝亦不能制
也契丹嘗呼晉人曰景延廣喚我來何不速戰是時諸將
皆力戰而延廣未嘗見敵契丹已去延廣獨閉壁不敢出
自延廣一言而契丹與晉交惡凡號令征伐一出延廣晉
大臣皆不得與故契丹凡所書檄未嘗不以延廣為言契
丹去出帝還京師乃出延廣為河南尹留守西京明年出
帝幸澶淵以延廣從皆無功延廣居洛陽鬱鬱不得志

見晉日削度必不能支契丹乃爲長夜之飲大治第宅園
池妓樂惟意所爲後帝亦追悔遣供奉官張暉奉表稱臣
以求和德光報曰使桑維翰景延廣來而割鎮定與我乃
可和晉知其不可乃止契丹至中渡延廣屯河陽聞杜重
威降乃還德光犯京師行至相州遣騎二千雜晉軍渡
河趨洛以取延廣戒曰延廣南奔吳西走蜀必追而取之
而延廣顧慮其家未能引決虜騎奄至乃與從事閻丕
馳騎見德光於封丘并不見鎖延廣曰丕臣從事也以職
相隨何罪而見鎖丕乃得釋德光責延廣曰南北失權皆
因爾也召喬瑩質其前言延廣初不服瑩從衣領中出所
藏書延廣乃服因以十事責延廣每服一事授一牙籌授
至八籌正壽以面伏地不能仰視遂叱而鎖之將送之北

行至陳橋止民家夜分延廣伺守者急引手扼吭而死時
年五十六漢高祖時贈侍中

嗚呼自古禍福成敗之理未有如晉氏之明驗也其始以
契丹而興終爲契丹所滅然方其以逆抗順大事未集孤
城被圍外無救援而徒將一介之命持片舌之彊能使契
丹空國興師應若符契出危解難遂成晉氏當是之時維
翰之力爲多及少主新立釁結兵連敗約起爭發自延廣
然則晉氏之事維翰成之延廣壞之二人之用心者異而
其受禍也同其故何哉蓋夫本末不順而與夷狄共事者
嘗見其禍未見其福也可不戒哉可不戒哉

吳巒字寶川鄆州盧縣人也少舉明經不中清泰中爲大
同沙彥珣節度判官晉高祖起太原召契丹爲援契丹過

雲州彥珣出城迎謁為契丹所虜城中推巒王州事巒即
閉門拒守契丹以兵圍之高祖入之以雲州入于契丹而
巒猶守城不下契丹圍之凡七月高祖義巒所為乃以書
告契丹使解兵去高祖召巒以為武寧軍節度副使諫議
大夫復州防禦使出帝即位與契丹絕盟河北諸州皆警
以謂貝州水陸之衝緩急可以轉餉乃積芻粟數十萬以
王令溫為永清軍節度使令溫牙將邵珂素驕很難制令
溫奪其職珂聞居無慘乃陰使人亡入契丹言貝州積粟
多而無兵守可取令溫以事朝京師心頗疑珂乃質其子
崇範以自隨晉大臣以巒前守丞至七月契丹不能下乃
遣巒馳驛代令溫守貝州巒善撫士卒會大寒裂其椎
幄以衣士卒皆愛之珂因求見巒巒自效巒推心信之開

運元年正月契丹南寇圍貝州巒命珂守南門契丹圍城
三日四面急攻之巒從城上投薪草焚其梯衝殆盡已而
珂自南門引契丹入巒守東門方戰而左右報珂反巒顧
城中已亂即投井死而令溫家屬為契丹所虜出帝假之
以令溫為武勝軍節度使後累歷方鎮周顯德中卒令溫
瀛州可間人也王令溫既疑邵珂而質其子矣巒不能察其意遂
於死事

五代史記卷第二十八 漢臣傳十八

開元二年守契丹公使... 高祖入... 契丹... 七月高祖... 告契丹使解兵去高祖... 為武... 車... 公... 國...

... 契丹... 高祖... 七月... 告契丹... 為武... 車... 公... 國...

五代史記卷第二十八

漢臣傳十八

宋歐陽脩撰徐無黨注明汪文盛高濂傳汝舟校

蘇逢吉京兆長安人也漢高祖鎮河東父悅為高祖從事
逢吉常代悅作奏記悅乃言之高祖高祖召見逢吉精神爽
秀憐之乃以為節度判官高祖性素簡嚴賓佐稀得請見
逢吉獨入終日侍立高祖書閣中兩使文簿盈積莫敢通
逢吉輒取內之懷中伺高祖色可犯時以進之高祖多以
為可以故甚愛之然逢吉為人貪詐無行喜為私怨高祖
嘗以生日遣逢吉疏理獄囚以祈福謂之靜獄逢吉入獄
中閱囚無輕重曲直悉殺之以報曰欲靜矣高祖建號拜
逢吉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是時制度草創朝廷
大事皆出逢吉逢吉以為已任然素不學問隨事裁決出

其意見是故漢世尤無法度而不施德政民莫有所稱焉
高祖既定京師逢吉與蘇禹珪同在中書除吏多違舊制
逢吉尤納貨賂市權獨官設者謹諱然高祖方倚信二人
故莫敢有告者鳳翔李承吉初朝京師逢吉以承吉告秦
王從儼子家世王侯當有苛貨使人告承吉許以一州而
求其先王王帶承吉以無為解逢吉乃使人市一王帶直
數千緡責承吉償之前客省使王筠自晉末使楚至是還
逢吉意筠得楚王重賂遣人求之許以一州筠快快以其囊
裝之半獻之而皆不得州晉相李崧從契丹以至高祖入京
師以崧第賜逢吉而崧別有田宅在西京逢吉遂皆取之
崧自北還因以宅券獻逢吉逢吉不悅而崧子弟數出怨
言其後逢吉乃誘人告崧與弟嶽等下獄崧款自誣伏與

家僮二十人謀因高祖山陵為亂獄上中書見逢吉改下
人為五十人遂族崧家是時天下多盜逢吉自草詔書下
州縣凡盜所居本家及鄰保皆族誅或謂逢吉曰為盜族
誅已非王法况鄰保乎逢吉恠以為是不得已但去族誅
而已於是鄆州捕賊使者張令柔盡殺平陰縣十七村民
數百人衛州刺史葉仁魯聞部有盜自帥兵捕之時村民
十數共逐盜入于山中盜皆散走仁魯從後至見民捕盜
者以為賊悉擒之斷其脚筋暴之山麓宛轉號呼累日而
死聞者不勝其冤而逢吉以仁魯為能由是天下因盜殺
人滋濫逢吉已貴益為豪侈謂中書堂食為不可食乃命
家厨進羞日極珍善繼母死不服喪妻武氏卒諷百官及
州鎮皆輸綾絹為喪服武氏未暮除其諸子為官有庶兄

自外來未白逢吉而見其諸子逢吉怒託以佗事告於高祖杖殺之逢吉嘗從高祖征鄴數使酒辱周太祖於軍中太祖恨之其後隱帝立逢吉素善李濤諷濤請罷太祖與楊邠樞密李太后怒濤離間大臣罷濤相以楊邠兼平章事事悉關决逢吉禹珪由是備位而已乾祐二年加拜司空周太祖鎮鄴不落樞密使逢吉以謂樞密之任方鎮帶之非便與史弘肇爭於是卒如弘肇議弘肇怒逢吉異已已而會飲王章第使酒坐中弘肇怒甚逢吉謀求出鎮以避之既而中輟人問其故逢吉曰苟捨此而去史公一處分吾口糞粉矣是時隱帝少年小人在側弘肇等威制人主帝與左右李業郭允明等比鼠患之逢吉每見業等以言激之業等卒殺弘肇既以逢吉權知樞密院乃命草麻閱周

太祖起兵乃止逢吉夜宿金祥殿東閣謂司天真官正王颺訥曰昨夕未暝已見李崧在側生人接死者無吉事也周太祖至北郊官屯敗于劉子陂逢吉宿七里夜與同舍酣飲索刀將自殺為左右所止明日與隱帝走趙村自殺於民舍周太祖定京師梟其首適當李崧被刑之所廣順初賜其子西京莊并宅一區

史弘肇字化元鄭州滎澤人也為人踴勇走及奔馬梁末調民七戶出一兵弘肇為兵隸開道指揮選為禁兵漢高祖典禁軍弘肇為軍校其後漢高祖鎮太原使將武節左右指揮領雷州刺史高祖建號於太原代州王暉拒命弘肇攻破之以功拜忠武軍節度使侍衛步軍都指揮使是時契丹北歸留耿崇美攻王守恩於潞州高祖遣弘肇前

行擊之崇美敗走守恩以城歸漢而河陽武行德澤州翟
令竒等皆迎弘肇自歸弘肇入河陽高祖從後至遂入京
師弘肇爲將嚴毅寡言麾下嘗小忤意立搗殺之軍中爲
之股慄以故高祖起義之初弘肇行兵所至秋毫無犯兩
京怙然遷侍衛親軍馬步軍都指揮使領歸德軍節度使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高祖疾大漸與楊邠蘇逢吉等同受
顧命隱帝時河中李守貞鳳翔王景崇宋興趙思綰等皆
反關西用兵人情恐懼京師之民流言以相驚恐弘肇出
兵警察務行殺戮罪無大小皆死是時人白晝現民有仰
觀者輒腰斬于市市有醉者忤一軍卒軍卒誣其訛言坐
棄市凡民抵罪吏以白弘肇弘肇但以三指示之吏即腰
斬之又爲斷古決口斫筋折足之刑李崧坐奴告變族誅

弘肇取其幼女以爲婢於是前資故將失職之家姑息僮
奴而斯養之輩往往脅制其主侍衛孔目官解暉狡酷因
緣爲姦民抵罪者莫敢告訴燕人何福進有王枕直錢十
四萬遣僮賣之淮南以粥鬻茶僮隱其錢福進乞呈具之僮
乃誣告福進得趙延壽玉枕以遺吳人弘肇捕治福進棄
市帳下分取其妻子而籍其家財弘肇不喜宿安嘗置吳
人難耐呼我爲卒弘肇領歸德其副使等月率私錢千緡
爲獻穎州麴場官麴溫與軍將陳拯爭官務訟之三司三
司直溫拯訴之弘肇以謂穎已屬州而溫不先白已乃追
溫殺之連坐者數十人周太祖平李守貞推功群臣弘肇
拜中書令隱帝自關西罷兵斬近小人與後替李業等嬉
遊無度而太后親族頗行干託弘肇與楊邠稍裁抑之太

后有故人子求補軍職弘肇輒斬之帝始聽樂賜教坊使等玉帶錦袍往謝弘肇弘肇怒曰健兒爲國征行者未有偏賜爾曹何功敢當此乎悉取所賜還官周太祖出鎮魏州弘肇議帶樞密以行蘇逢吉楊邠以爲不可弘肇恨之明日會飲實貞固第弘肇厲聲舉爵屬太祖曰昨日廷論何爲異同今日與公飲此逢吉與邠亦舉大爵曰此國家事也何必介意乎遂俱飲醕弘肇曰安朝廷定禍亂直須長槍大劍若毛錐子安足用哉三司使王章曰無毛錐子軍賦何從集乎毛錐子蓋言筆也弘肇默然他日會飲章第酒酣爲手勢令弘肇不能爲客省使閻晉卿坐次弘肇屢救之蘇逢吉戲曰坐有狂閻人何憂晉卿曰弘肇妻閻氏酒家倡以爲譏已大怒以醕詰詰逢吉逢吉不校弘肇欲

毆之逢吉先出弘肇起索劍欲追之楊邠泣曰蘇公漢宰相公若殺之置天子何地乎弘肇馳馬去邠送至第而還由是將相如水火隱帝遣王峻置酒公子亭和解之是時李業郭允明後贊耳聃文進等用事不喜執政而隱帝春秋漸長爲大臣所制數有忿言業等乘間譖之以謂弘肇威震人主不除必爲亂隱帝頗欲除之夜聞作坊鍛甲聲以爲兵至達旦不寐由是與業等密謀禁中乾祐三年冬十月十三日弘肇與楊邠王章等入朝坐廣政殿東廡甲士數十人自內出擒弘肇邠章斬之并族其三家弘肇已死帝坐崇元殿召群臣告以弘肇等謀反群臣莫能對又召諸軍校見於萬歲殿帝曰弘肇等專權使汝曹常憂橫死今吾得爲汝主矣軍校皆拜周太祖即位追封弘肇鄭王

以禮歸葬

楊邠魏州冠氏人也少爲州掌籍吏租庸使孔謙領度支補邠句押官歷孟華鄆三州糧料院使事漢高祖爲右都押衙高祖即位拜樞密使邠出於小吏不喜文士與蘇逢吉等內相排忌逢吉諷李濤上疏罷邠與周太祖樞密使邠泣訴李太后前太后怒罷濤相加邠中書侍郎兼吏部尚書同平章事是時逢吉禹珪頗以私賄除吏多繆邠爲相事無大小必先示邠邠以爲可乃入白而深革逢吉所爲凡門蔭出身諸司補吏者一切罷之邠雖長於吏事而不知大體以謂爲國家者務虛實甲兵完而已禮樂文物皆虛器也以故秉大政而務苛細凡前資官不得居外而天下行旅皆給過所然後得行旬日之間人情大擾邠度

不可行而止邠嘗與王章論事帝前帝曰事行之後勿復有言也邠遽曰陛下但禁聲有臣在聞者爲之戰慄李太后弟業求爲宣徽使帝與太后私以問邠邠止以爲不可帝欲立所愛耿夫人爲后邠又以爲不可夫人死將以后禮葬之邠又以爲不可由是隱帝大怒而左右乘間構之與史弘肇等同日見殺邠爲人頗儉靜四方之賂雖不却然往往以獻於帝居家謝絕賓客晚節稍通縉紳延客門下知史傳有用乃課吏傳寫未幾及於禍周太祖即位追封弘農王

王章魏州南樂人也爲州孔目官張令昭逐節度使劉延皓章事令昭令昭敗章婦翁白文珂與副招討李周善乃以章託周周匿章楮中以重粟駝負之洛陽藏周第唐滅

章乃出爲河陽糧料使漢高祖典禁兵補章都孔目官從之太原高祖即位拜三司使檢校太尉高祖明隱帝即位加大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是時漢方新造承契丹之後京師空乏而關西二叛作周太祖用兵西方章供饋軍旅未嘗乏絕然征剝下民甚苦之往時民租一碩輸二勝爲雀鼠耗章乃增一碩輸二斗爲省耗緡錢出入皆以八十爲陌章減其出者陌三州縣民訴田者必全州縣覆之以括其隱田天下由此重困然充不喜文士嘗語人曰此輩與一把筭子未知顛倒何益於國邪百官俸廩皆取供軍之餘不堪者命有司高估其價估定又增謂之提估章猶意不能滿往往復增之民有犯鹽麩酒麴者無多少皆抵死吏緣爲女奴民莫堪命已而與吏弘肇等同日見殺

劉銖陝州人也少爲梁邵王牙將與漢高祖有舊高祖鎮太原以爲左都押衙銖爲人慘酷好殺戮高祖以爲勇斷類已特信用之高祖即位拜太興軍節度使徙鎮平盧加檢校太師同平章事又加侍中是時江淮不通吳越錢鏐使者常泛海以至中國而濱海諸州皆置博易務與民貿易民負失期者務吏擅自攝治置刑獄不關州縣而前爲吏者利其厚賂縱之不問民頗爲苦銖乃一切禁之然銖用法亦自爲刻民有過者問其年幾何對曰若干即隨其數杖之謂之隨年杖每杖一人必兩杖俱下謂之合歡杖又增民租畝出錢三十以爲公用民不堪之隱帝患銖剛暴召之懼不至是時沂州郭淮之南唐還以兵駐青州隱帝乃遣符彥卿往代銖銖顧禁兵在莫敢有異意乃受代還

京師銖嘗切齒於史弘肇楊承等已而弘肇等死銖謂李業等曰諸君可謂僂羅兒矣權知開封府周太祖兵犯京師銖悉誅太祖與王峻等家屬太祖入京師銖妻裸露以席自蔽與銖俱見執銖謂其妻曰我則死矣汝應與人為婢太祖使人責銖曰與公共事之帝獨無故人之情乎吾家屠滅雖有君命加之酷毒一何忍也今公亦有妻子獨不念之乎銖曰為漢誅叛臣爾豈知其他是時太祖方欲歸人心乃與群臣議曰劉侍中墜馬傷甚而軍士逼辱殆有微生吾欲奏太后貸其家屬何如群臣皆以為善乃上殺銖與李業等梟首於市赦其妻子太祖即位賜陝州莊宅各一區

李業高祖皇后之弟也后昆弟七人業最幼故尤憐之高

祖時以為武德使隱帝即位業以皇太后故益用事無顧憚時天下旱蝗黃河決溢京師大風拔木壞城門宮中數見怪物投瓦石撼門扉隱帝召司天趙延六問禳除之法延又對曰臣職天象日時察其變動以考順逆吉凶而已禳除之事非臣所知也然臣所聞始山魃也皇太后乃召尼誦佛書以禳之一尼如廁既還悲泣不知人者數日及醒訊之莫知其然而帝方與業及聶文進後贊郭允明等狎昵多為瘦語相誚戲放紙鷂于宮中大后數以災異戒帝帝不聽時宣徽使闕業欲得之太后亦遣人微諷大臣大臣楊邠史弘肇等皆以為不可業由此怨望謀殺邠等邠等已死又遣供奉官孟業以詔書殺郭威于魏州威舉兵反隱帝遣左神武統軍袁義侍衛馬軍都指揮使閻等

卿等率兵拒威于澶淵兵未出威已去滑州隱帝大懼謂大臣曰昨太草草耳業請出府庫以資軍宰相蘇禹珪以爲未可業拜禹珪於帝前曰相公且爲官家勿惜府庫乃詔賜京師兵及魏兵從威南者錢人十千督其子弟作書以告北兵之來者及漢兵敗于北郊業取內庫金寶懷之以奔其兄保義軍節度使洪信洪信拒而不納業走至絳州爲人所殺

聶文進并州人也少爲軍卒善書筆茲事漢高祖帳中高祖鎮太原以爲押司官高祖即位歷拜領軍屯衛將軍樞密院承旨周太祖爲樞密使頗親信之文進稍橫恣遷右領軍大將軍入謝乃諸將軍將食朝堂儀鸞翰林御厨供帳飲食文進自如有司不敢劾周太祖鎮鄴文進等用事居

中及謀殺楊邠等文進夜作詔書制置中外邠等已死文進點閱兵籍指摩殺戮以爲已任周太祖在鄴聞邠等遇害初以爲文進不與及發詔書皆文進手跡乃大詬之周兵至京師隱帝敗于北郊太后懼使謂文進善衛帝對曰臣在此百郭威何害慕容彥超敗走帝宿于七里文進夜與其徒飲酒歌呼自若明日隱帝遇弒文進亦見殺後贊兗州瑕丘人其母倡也贊幼善謳事張延朗延朗死贊更事漢高祖高祖愛之以爲牙將高祖即位拜飛龍使隱帝尤愛幸之楊邠等執政贊久不得遷乃共謀殺邠等邠等死隱帝悔之贊與允明等番休侍帝不欲左右言已短隱帝兵敗北郊贊奔兗州慕容彥超執送京師梟首于市

郭允明少爲漢高祖所養高祖愛之以爲翰林茶酒使隱
帝猶狎愛之允明益驕橫無顧避大臣不能禁允明使荆
南高保融車服道從如節度使保融待之甚厚允明乃陰
使人步測其城也高下若爲攻取之計者以動之荆人皆
恐保融厚賂以遣之遷飛龍使已而李業與允明謀殺楊
邠等是日無雲而昏霧雨如泣日中載邠等十餘尸暴之
市中允明手殺邠等諸子於朝堂西無王章壻張貽肅血
流逆注隱帝敗于北郊遷至封丘門不得入帝走趙村允明
從後追之弑帝于民舍吳乃自殺

五代史記卷第三十

五代史記第三十一

周臣傳十九

宋歐陽脩撰徐無黨注明汪文盛高澂傳汝舟校

王朴字文伯東平人也少舉進士爲校書郎依漢樞密使
楊邠邠與王章史弘肇等有隙朴見漢興日淺隱帝年少
孱弱任用小人而邠爲大臣與將相交惡知其必亂乃去
邠東歸後李業等教隱帝誅權臣邠與章弘肇皆見殺三
家之客多及而朴以故獨免周世宗鎮澶州朴爲節度掌
書記世宗爲開封尹拜朴右拾遺爲推官世宗即位遷北
郭郎中獻平邊策曰唐失道而失吳蜀晉失道而失幽并
觀所以失之由知所以平之術當失之時君暗政亂兵驕
民困近者姦於內遠者叛於外小不制而至于僭大不制而
至于濫天下離心人不用命吳蜀乘其亂而竊其號幽并

乘其間而奪其地平之之術在乎反唐晉之失而已必先
進賢退不肖以清其時用能去不能以審其材恩信號令
以給其心賞功罰罪以盡其力恭儉節用以豐其財徭役
以時以阜其民俟其倉廩實器用備人可用而舉之彼方
之民知我政化大行上下同心力彊財足人安將和有必取
之勢則知彼情狀者願爲之間謀知彼山川者願爲之先
導彼民與此民之心同是與天意同與天意同則無不成
之功效取之道從易者始當今惟吳易圖東至海南至江
可撓之地二千里從少備處先撓之備東則撓西備西則
撓東彼必奔走以救其弊奔走之間可以知彼之虛實衆
之彊弱攻虛擊弱則所向無前矣勿大舉但以輕兵撓之
彼人怯弱知我師入其地必大發以乘應數大發則民困

而國竭一不大發則我獲其利彼竭我利則江北諸州乃
國家之所有也既得江北則用彼之民揚我之兵江之南
亦不難平之也如此則用力少而收功多得吳則桂廣皆
爲內臣岷蜀可飛書而召之如不至則四面並進席卷而
蜀平矣吳蜀平幽可均望風而至惟并必死之寇不可以恩
信誘必須以彊兵攻力已竭氣已喪不足以爲邊患可爲
後圖方今兵力精練器用具備群下知法諸將用命一稔
之後可以平邊臣書生也不足以講大事至于不達大體
不合機變惟陛下寬之遷左諫議大夫知開封府事歲中
遷左散騎常侍充端明殿學士是時世宗新即位銳意征
伐已撓群議親敗劉旻於高平歸而益治兵慨然有平一
天下之志數顧大臣問治道選文學之士徐台符等二十

人使作爲君難爲臣不易論及平邊策不在選中而當時文士皆不欲上急於用武以謂平定僭亂在脩文德以爲先惟翰林學士陶穀竇儀御史中丞楊昭儉與朴皆言用兵之策朴謂江淮爲可先取世宗雅已知朴及見其議論偉然益以爲奇引與計議天下事無不合遂決意用之顯德三年征淮以朴爲東京副留守還拜戶部侍郎樞密副使遷樞密使四年再征淮以朴留守京師世宗之時外事征伐而內修法度朴爲人明敏多材智非獨當世之務至於陰陽律曆之法莫不通焉顯德二年詔朴校定大曆乃削去近世符天流俗不經之學設通經統三法以歲軌難交朔望周變率策之數步日月五星爲欽天曆六年又詔朴考正雅樂朴以謂十二律管互吹難得其真乃依京房

爲律准以九尺之絃十二依管長短寸分設柱用七聲爲均樂成而和朴性剛果又見信於世宗凡其所爲當時無敢難者然人亦莫能加也世宗征淮朴留京師廣新城通道路壯偉宏濶今京師之制多其所規爲其所作樂至今用之不可變其陳用兵之畧非特一時之策至言諸國興滅次第云淮南可最先取并必死之寇最後亡其後宋興平定四方惟并獨後服皆如朴言六年春世宗遣朴行視汴口作斗門還過故相李穀第疾作仆于坐上昇歸而卒年五十四世宗臨其喪以玉鉞叩地大慟者數四贈侍中

鄭仁誨字日新太原晉陽人也初事唐將陳紹光紹光爲人驍勇而好使酒嘗因醉怒仁誨拔劍欲殺之左右皆奔

走仁誨植立不動無懼色紹光擲劍于地撫仁誨曰汝有
器量必富貴非吾所及也仁誨後棄紹光去還鄉里事母
以孝聞漢高祖爲河東節度使周太祖居帳下時時往過
仁誨與語甚懽每事有疑即從仁誨質問仁誨所對不阿
周太祖益竒之漢興周太祖爲樞密使乃召仁誨用之累
官至內客省使太祖破李守貞於河中軍中機畫仁誨多
所參決太祖入立以仁誨爲大內都點檢恩州團練使樞
密副使累遷宣徽北院使出爲鎮寧軍節度使顯德元年
拜樞密使世宗攻河東仁誨留守東都明年冬以疾卒世
宗將臨其喪有司言歲不利臨喪世宗不聽乃先以桃茱
而臨之仁誨自其幼儆特常爲太祖謀畫及居太位未嘗有
所聞而太祖世宗皆百親重之然亦能謙謹好禮不自矜伐

爲士大夫所稱贈中書令追封韓國公謚曰忠正

扈載字仲熙北燕人也少好學善屬文廣順初舉進士高
第拜校書郎直史館再遷監察御史其爲文章以辭多自
喜常次歷代有國廢興治亂之迹爲渾源賦甚詳又因游
相國寺見庭竹可愛作碧鮮賦題其壁世宗聞之遣小黃
門就壁錄之覽而稱善因拜水部員外郎知制誥遷翰林
學士賜緋而載已病不能朝謝居百餘日乃力疾入直學
士院世宗憐之賜告還第遣大醫院視疾初載以文知名
一時樞密使王朴尤重其才薦於宰相李穀久而不用朴以
問穀曰扈載不爲舍人何也穀曰非不知其才然載命薄
恐不能勝朴曰公爲宰相以進賢退不肖爲職何言命邪
已而召拜知制誥及爲學士居歲中病卒年三十六議者

以穀能知人而朴能薦士是時天子英武樂延天下奇才而尤禮文士載與張昭嘗儼陶穀徐台符等俱被進用穀居數人中文辭最劣尤無行昭儼數與論議其文粲然而穀徒能先意所在以進諛取合人主事無大小必稱美頌贊至於廣京城爲木渾耕人紫芝白兔之類皆爲頌以獻其辭大抵類俳優而載以不幸卓卒論議雖不及昭儼而不爲穀之諛也

嗚呼作器者無良才而有良匠治國者無能臣而有能君蓋材待匠而成臣待君而用故曰治國譬之於奕知其用而置得其處者勝不知其用而置非其處者敗敗者臨碁注日終日而勞心使善奕者視焉爲之易置其處則勝矣勝者所用敗者之碁也興國所用亡國之臣也王朴之

才誠可謂能矣不遇世宗何所施哉世宗之時外事征伐攻取戰勝內修制度議刑法定律歷講求禮樂之遺文所用者五代之士也豈皆愚怯於晉漢而材智於周哉惟知所用爾夫亂國之君常置愚不肖於上而彊其不能以暴其短惡置賢智於下而泯沒其材能使君子小人皆失其所而身蹈危亡治君之用能置賢知於近而置愚不肖於遠使君子小人各適其分而身享安榮治亂相去雖遠甚而其所以置之者不多也及其所置而已嗚呼自古治君少而亂君多况於五代士之遇不遇者可勝歎哉

其詞必置公等不為多矣又其詞實曰公等知信古義
少而論其多矣亦亦五六七八九十之數其詞實曰
其詞必置公等不為多矣又其詞實曰公等知信古義
其詞必置公等不為多矣又其詞實曰公等知信古義
其詞必置公等不為多矣又其詞實曰公等知信古義
其詞必置公等不為多矣又其詞實曰公等知信古義
其詞必置公等不為多矣又其詞實曰公等知信古義
其詞必置公等不為多矣又其詞實曰公等知信古義
其詞必置公等不為多矣又其詞實曰公等知信古義
其詞必置公等不為多矣又其詞實曰公等知信古義

五代史記卷第三十二

死節傳二十

宋歐陽脩撰徐無黨注明汪文盛昌黎傳汝舟校

語曰世亂識忠臣誠哉五代之際不可以為無人吾得全節之士三人焉作死節傳

王彥章字子明鄆州壽昌人也少為軍卒事梁太祖為開封府押衙左親從指揮使行營先鋒馬軍使末帝即位遷濮州刺史又徙澶州刺史彥章為人驍勇有力能跣足履棘行百步持一鐵鎗騎而馳突奮疾如飛而他人莫能舉也軍中號王鐵鎗梁晉爭天下為勁敵獨彥章心常輕晉王謂人曰亞次鬪鷄小兒耳何足懼哉梁分魏相六州為兩鎮懼魏軍不從遣彥章將五百騎入魏屯金波亭以虞變魏軍果亂夜攻彥章彥章南走魏人降晉晉軍攻破

澶州虜彥章妻子歸之太原賜以第宅供給甚備聞遣使者招彥章彥章斬其使者以自絕然晉人畏彥章之在梁也必欲招致之待其妻子愈厚自梁失魏博與晉夾河而軍彥章常為先鋒遷汝鄭二州防禦使臣國軍節度使北面行營副招討使又徙宣義軍節度使是時晉已盡有河北以鐵鎖斷德勝口築河南北為兩城號夾寨而梁末帝昏亂小人趙岩張漢傑等用事大臣宿將多被讒聞彥章雖為招討副使而謀不見用龍德三年夏晉取鄆州梁人大恐宰相敬翔顧事急以繩內靴中入見末帝泣曰先帝取天下不以臣為不肖所謀無不用今疆敵未滅陛下棄忽臣言臣身不用不如死乃引繩將自經末帝使人止之問所欲言翔曰事急矣非彥章不可末帝乃召彥章為招討

使以段凝為副末帝問破敵之期彥章對曰二日左右皆失笑彥章受命而出馳兩日至滑州置酒大會陰遣人具舟於楊村命甲士六百皆持巨斧載治者具鞞炭乘流而下彥章會飲酒半佯起更衣引精兵數千沿河以趨德勝舟兵舉鎖燒斷之因以巨斧斬溪橋而彥章引兵急擊南城浮橋斷南城遂破蓋三日矣是時莊宗在魏以朱守殷守夾寨聞彥章為招討使驚曰彥章驍勇吾嘗避其鋒非守殷敵也然彥章兵少利於速戰必急攻我南城即馳騎救之行二十里而得夾寨報者曰彥章兵已至比至而南城破矣莊宗徹北城為柵下楊劉與彥章俱浮于河各行一岸每舟柵相及輒戰一日數十接彥章至楊劉攻之幾下晉人築壘博州東岸彥章引兵攻之不克還劉揚戰敗

是時段凝已有異志與趙岩張漢傑不通彦章素剛憤
梁日削而嫉嚴等所為嘗謂人曰俟我破賊還誅姦臣以謝
天下嚴等聞之懼與凝叶力傾之其破南城也彦章與凝
各為捷書以聞凝遣人告嚴等匿彦章書而上已書未帝
初疑其事已而使者至軍獨賜勞凝而不及彦章軍士皆
失色及揚劉之敗也凝乃上書言彦章使酒輕敵而至於
敗趙巖等從中日夜毀之乃罷彦章以凝為招討使彦章
馳至京師入見以笏畫地自陳勝敗之迹巖等諷有司劾
彦章不恭勒還第唐兵攻兗州末帝召彦章使守捉東路
是時梁之勝兵皆屬段凝京師抵有保變五百騎皆新募
之兵不可用乃以屬彦章而以張漢傑監之彦章至遽坊
以兵少戰敗退保中都又敗與其牙兵百餘騎死戰唐將

夏魯奇素與彦章善識其語音曰王鐵鎗也舉稍刺之彦
章傷重馬踣被擒莊宗見之曰爾常以孺子待我今日服
乎又曰爾善戰者何不守兗州而守中都中都無壁壘何
以自固彦章對曰大事已去非人力可為莊宗惻然賜藥
以封其創彦章武人不知書常為俚語謂人曰豹死留皮
人死留名其於忠義蓋天性也莊宗愛其驍勇欲全活之
使人慰諭彦章彦章謝曰臣與陛下血戰十餘年今兵敗
力窮不死何待且臣受梁恩非死不能報豈有朝事梁而
暮事晉生何面目見天下之人乎莊宗又遣明宗往諭之
彦章病創卧不能起仰顧明宗呼其小字曰汝非魏佶烈
乎我豈苟活者遂見殺年六十一晉高祖時追贈彦章太
師與彦章同時裴約者路州之牙將也莊宗以李嗣昭為

昭義軍節度使約以裨將守澤州嗣招卒其子繼韜以澤
潞叛降于梁約召其州人泣而諭曰吾事故使二十餘年
見其分財饗士欲報梁仇不幸早世今郎君父喪未葬違
背君親五能死于此不能從以歸梁也衆皆感泣梁遣董
璋率兵圍之約與州人拒守求救於莊宗是時莊宗方與
梁人戰河上而已建大號聞繼韜叛降梁頗有憂色及聞
約獨不叛喜曰吾於繼韜何薄於約何厚而約能分逆順
邪顧符存審曰吾不惜選州與梁州易得約難得也爾識
機便爲我取約來存審以五十騎馳至遼州而梁兵已破
澤州約見殺至周世宗時又有劉仁贍者焉仁贍字守惠
彭城人也父金事揚行密爲濠除二州刺史以驍勇知名
仁贍爲將輕財重士法令嚴肅少畧通兵書事南唐爲左

監門衛將軍黃表二州刺史所至稱治李景使掌親軍以
爲武昌軍節度使周師征淮先遣李穀攻自壽春景遣將
劉彥貞拒周兵以仁贍爲清淮軍節度使鎮壽州李穀退
守正陽浮橋彥貞見周兵之却意其怯急追之仁贍以爲
不可彥貞不聽仁贍獨按兵城守彥貞果敗於正陽世宗
攻壽州圍之數重以方舟載礮自淝河中流擊其城又束
巨竹數十萬竿上施版屋號爲竹龍載甲士以攻之又決
其水砦入于淝河攻之百端自正月至四月不能下而
歲大暑霖雨彌旬周兵營寨水深數尺淮淝暴漲礮舟竹
龍皆飄南岸爲景兵所焚周兵多死世宗東趨濠梁以李
重進爲廬壽都招討使景亦遣其元帥齊王景達等列砦
紫金山下爲夾道以屬城中而重進與張永德兩軍相疑

不協仁瞻屢請出戰景達不許由是憤惋成疾明年三月
世宗復至淮上盡破紫金山砦壞其夾道景兵大敗諸將
往往見擒而景之守將廣陵馮延魯光州張紹舒州周祚
秦州方訥泗州范再遇等或走或降皆不能守雖景君臣
亦皆震懾奉表稱臣願割土地輸貢賦以效誠款而仁瞻
獨堅守不可下世宗使景所遣使者孫晟等至城下示之
仁瞻子崇諫幸其父病謀與諸將出降仁瞻立命斬之監
軍使周延構哭于中門救之不得於是士卒皆感泣願以
死守三月仁瞻病甚已不知人其副使孫羽詐為仁瞻書
以城降世宗命昇仁瞻至帳前嘆嗟久之賜以玉帶御馬
復使入城養疾是日卒制曰劉仁瞻盡忠所事抗節無虧
前代名臣幾人可比予之南伐得爾為多乃拜仁瞻檢校

太尉兼中書令天平軍節度使仁瞻不能受命而卒年五
十八世宗遣使弔祭喪事官給追封彭城郡王以其子崇
讚為懷州刺史賜莊宅各一區李景聞仁瞻卒亦贈太師
壽州故治壽春世宗以其難剋遂徙城下蔡而復其軍曰
忠正軍曰吾以旌仁瞻之節也

嗚呼天下惡梁父矣然士之不幸而生其時者不為之臣
可也其食人之祿者必死人之事如立音者可謂得其死
哉仁瞻既殺其子以自明矣豈有隨死而變節者乎今周
世宗實錄載仁瞻降書蓋其副使孫羽等所為也當世宗
時王環為蜀守秦州攻之久不下其力屈而降世宗頗嗟其
忠然止以為大將軍視世宗待二人之薄厚而考其制書
乃知仁瞻非降者也自古忠臣義士之難得也五代之亂

